

漫延书房

漫延文丛 10

撰录·朵拉

口述·林庆金

一个老华侨的故事

拿督林庆金回忆录I





拿督林庆金简介

1923年 出生于中国福建惠安

1941年 18岁南来

1943年-1944年间

于槟榔路利民公市（现光大旁）

开档口卖鞋子与转售香烟

1946年 回返中国，不久后再次南渡

1950年 在春满园开鞋店，尔后患病在木
蔻岛养病两年

1953年 复原后回到槟岛开始投入运输业
，并因此成立了《林庆金灰砖厂》

70年代 成为建筑业泰斗

80年代 被封拿督曾经独资拥有三家报馆
两度被判入穷籍

90年代 脱离穷籍再度投入建筑业

之前曾经七次到过南洋做生意的林父，非常清楚在这种政局摇摆不稳，并且民不聊生的景况下，往后的路不会是平坦的，日子将会越来越艰辛难过。经过一番深思远虑，林父明了与其全家人都相聚在一起，辛辛苦苦地日夜工作也没饭吃，不如再一次远赴南洋，看看有没有其他转机。

尽管心有不忍，但是，更加担忧心爱的长子将被捉去当兵的林父，这一回，再远下南洋的人不是他。林父毅然做出痛心的决定：让十八岁的林庆金离开家乡，到南洋去寻找更美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却也是一个无奈的决定。

林庆金，一个年纪才刚刚十八岁，从来没有离开过乡下的青年，他决定听从父亲的话，即将飘洋过海，到陌生遥远的南洋国度，去寻求和乡下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 18.3.2012



了用圖惠存：

一个老华侨的故事

—— 拿督林庆金回忆录 I

(修订版)



13
for

2012.7.28

拿督林庆金回忆录 I /

漫延文丛 10

一个老华侨的故事

—— 拿督林庆金回忆录 I (修订版)

口述	拿督林庆金
撰录	朵拉
排版	骆世俊
封面设计	黄燕燕
校对	叶素丽、邱凯伟
出版	漫延书房 Dream Seed Publisher No.16, Persiaran Batu Karang, Taman Kolej Perdana, 31900 Kampar, Perak.
发行	漫延书房 Dream Seed Publisher
电话	+6 012 620 6801
传真	+6 05 466 1211
电邮	mydreamseed@yahoo.com
承印	漫延印务 Dream Seed Printing
版次	2012 年2月 (第二版)
定价	RM20.00
国际书号	ISBN 978-967-10259-4-9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编目资料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Lim, Keng Kim, Datuk, 1923-

[Yi ge lao hua qiao de gu shi : na du Lin Qingjin hui yi lu 1]

一个老华侨的故事: 拿督林庆金回忆录 I / 林庆金口述; 朵拉撰录. 修订版)
(漫延书房文学丛书; 10)

ISBN 978-967-10259-4-9

1. Lim, Keng Kim, Datuk, 1923-. 2. Chinese--Foreign countries--
Biography. 2. Chinese--Foreign countries--Interviews. 3. Chinese--
Malaysia--Biography. I. 朵拉, 1954-. II. Title. III. Series.
305.895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更换

序

林水榕教授

注：此序文原收录于《往事堪回味——拿督林庆金回忆录II》。

建设马来西亚的过程中，华裔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情况在槟城更为显著，如享有“槟城发展之父”美誉的前槟城首席部长敦林苍佑，纵横政界35年，期间带领槟城转型，上世纪70年代成功实现了槟城的现代化发展。又如大马华人企业界白手兴家的典范“摩哆大王”骆文秀，热心华文教育及社会公益而名字常与韩江学校联系在一起的林连登等，皆是槟城的名人。然而，在流逝的岁月中，却有更多曾参与建设的无名英雄默默地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林庆金的自传，真实地记述了当年他南来的经历，而且这本自传记录的还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写照，更是当时社会的缩影，深刻地描绘了飘扬过海来到此地之华人的艰辛生活与困境。从书中可以阅读到许多深远记忆中的词汇，如“估俚间、新客、吃茶钱”等，这些词汇都能勾起读者对那个时代的缅怀与追忆，同时这本书也将华人在异乡成立会馆的意义表述出来。林庆金在书中详细讲述了他刚抵达槟城时，有一位善良的车衣老婢如

拿督林庆金回忆录 I

///

何帮助他解决车资和吃饭钱。而后他又如何得到惠安同乡的照顾，解决了住宿的问题，入住会馆为刚南来的同乡“新客”准备的“估俚间”。当时又有人带他去做新衣，也有人赠他一点“吃茶钱”，使他在未找到工作前有得花用。“吃茶钱”正是由此而来。得到同乡扶持与帮助，不名一文的林庆金总算能在这陌生的土地上暂时安身下来。

初到南洋的林氏，生活可谓刻苦耐劳，早年曾从事钉肥皂箱、也当过皮鞋店学徒，又在槟榔路利民公市摆档子卖皮鞋、香烟，后来还到春满园开鞋店，从两手空空到拥有自己的店铺，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个丰碑。然而此时林庆金却不幸患病，两年的木蔻岛休养将他这一阶段的成果无情的掠走。所幸林庆金并不因此而气馁，他回槟岛后借助早期累积下来的经验与人脉，购买一辆罗里开始投入运输与建筑业，终于在几年后成立了“林庆金灰砖厂”，数年后，更因他为建筑界大量供应“沙”、“石”这两种基材而被冠上“槟城沙王”与“槟城石王”的美誉。

这本自传中更揭露了许多不为一般人知晓的秘辛，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林庆金与槟城的两个地标性的建筑物“槟威大桥”和“光大摩天楼”的紧密关系。原

来“槟威大桥”和“光大摩天楼”启建的过程中都曾经面对过非常严峻的技术性问题，当时槟城首席部长林苍佑找到了建筑界的翘楚林庆金来协助。凭着丰富建筑经验，林庆金终于成功地帮助林苍佑解决了许多问题，并因此契机与林苍佑成为了知交好友。

如今，林庆金虽然已年近九旬、目不识丁，却仍然坚持凭借文字记录下自己的一生事迹，目的只是为了要让后人了解一位华人的经历。早在1982年，马来西亚政府即不准外国人控制本地报业，为了响应政府的这项建议，也为了维护华社的文化事业，当时已年近六旬且又不识字的林庆金毅然以马币两千多万元从胡文虎家族手中购下《星洲日报》与《星槟日报》。尔后他却为了这两家报馆而导致资金周转不灵，甚至两度判入穷籍。当时还因此而曾经流传过这样的话：“你要害一名千万富翁破产，就叫他办华文报！”，然而，他对于这一切只有一句话：“做了决定，就不要后悔。”

史实是需要文字的记录才能得到传扬，昔日司马迁凭着“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坚定信念，撰写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将历史记录下来，这便是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如今，林庆金口述其一生经历，邀请马华文坛非常著名的女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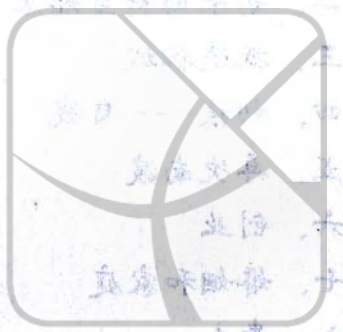
朵拉将之记录下来。朵拉原名林月丝，祖籍与林庆金一样，即福建惠安，两人的配合，促使了这本书的诞生。我怀着愉悦之心情为此书的问世添上几句赘语以为序。



目录

序	III
一个老华侨的故事	1
一、惠安	3
二、南来的荷兰船上	13
三、抵达槟城	23
四、初旅——日战	33
五、再次南渡	45
六、创业	55
七、婚姻和家庭	67
八、贵人	81
九、辉煌时期——建筑业	97
十、两度判入穷籍	115
十一、重出江湖	133

前言



主 编——陈 忱 默 然

副 编——陈 忱 默 然

编 者——陈 忱 默 然

一个老华侨的故事

林庆金先生，1923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惠安县涂寨镇廖厝前。是家中的长子。兄弟姐妹共五人。父名林查某。母名曾娘。





一、惠安

中国福建省惠安县涂寨镇廖厝前是一个非常小的村落，小到在地图上恐怕也找不到它的名字。1923年，林庆金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小小的乡村里。

虽然这地方土地瘠薄，然而由于没有其他谋生能力和方法，当地居民依旧得在不肥沃的土地上，务农为生。

惠安在旧时是一个著名的赤贫县，除了石头比别的地方多，泥土根本种不出粮食。当地居民唯一的农耕收获，是贱生贱长的地瓜，也就是我们俗称为蕃薯的东西。乡民仅只倚靠农耕，再无其他收入来源，所以生活十分艰苦贫穷。

在这个挂着“蕃薯县”浑号的惠安，平时乡人的食物正是蕃薯粥。然而他们所谓的蕃薯粥，和今天我们吃的蕃薯粥并不相同。那是先把蕃薯加水磨成浆后，制作成有商业价值的蕃薯粉，余下的渣滓才又再加水煮滚，略为“富有”的人就在蕃薯渣滓锅里搅动一番后，添入蕃薯；但是更贫穷的大多数乡民，就喝那没有加蕃薯的渣滓水，便当成是一餐。

这样子煮成的蕃薯粥，名称是粥，里边却是没有添加白米的，吃了根本没有营养，也不能饱肚。

那些家境较佳的，吃蕃薯粥的时候，配菜也毫无选择的仅只有一种，就是咸菜。那是把惠安盐场出产的食盐，洒在芥菜上腌了一段时候，卤成咸菜，遂制成一道可下蕃薯粥的菜肴。

蕃薯渣加水煮成的汤水，再和着咸得无比的芥菜，这就是乡人一日里食用的三餐，而家家户户餐餐皆如是，不只是食物毫无变化，连维持身体的健康也成问题。

虽说村民大多务农，但是对于耕种不出稻米的土地，农民吃白米饭简直是乡中盛事。惟能等待一年一度的农历春节，大家才有机会吃到真正的白米饭。也是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家中的餐桌上始能见到鸡肉或猪肉。

这就造成无论大人小孩，都在盼望着过年，都喜欢过年。过年的时候，既有饭又有肉，和平时常吃的食物差得太多。年年难过年年过，只在过年的那一天，才不必喝那没米又没营养的蕃薯水粥。

由于廖厝前这个乡村实在太小，附近连间小学校也没有，因此大部分乡民皆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而不识字的村民，自也不甚重视教育，这是可以想像的，在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时代，连吃饭也成问题的时期，村民不能考虑其他方面的需求。

所有的乡民，他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烦恼，是“如何喂饱一家人的肚子”，所有的思索方向，都朝往“米饭”和“吃饱”去拼命想办法，至于教育，尚不是最切身的需要。

林庆金的父亲和两个乡亲合股经营一个砖窑，专门制作火烧砖，算是一个小生意人。被村民选为乡长的林父，虽然也不识字，却深深明白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林父看见林庆金渐渐长大，于是他开始思考孩子的教育问题。那时最靠近的小学离廖厝前也有一段颇远的路程，幸好林庆金算是比较幸运，他有一个姑姑就嫁在那个靠海的辋川镇，在那里就设有一间小学。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为了让孩子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林父把长子林庆金送往姑姑家里去，因为希望读书，林庆金不得不离乡背井去住在姑姑家当寄宿生。

那间小学是槟城金联盛金行的老板，南来后，吃苦耐劳，发奋图强，最后终于以双手创出一番事业。赚了钱的南来者，回中国福建惠安辋川镇的老家许埭乡，为当地的孩子们的未来着想而创办的。

对于可以到学校去接受正统的教育，十二岁的林庆金是好奇又兴奋的。离家对他固然是悲伤的，但是，有机会受教育却是快乐的事。然而，令人惋惜地，对前途充满期盼的少年林庆金，才念没多久的书，他的姑姑竟不幸英年早逝。

这对少年的林庆金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他才初尝学生滋味，却马上又失去求学机会。无可奈何地，他带着一颗失望的心，收拾那一点点行李，步伐沉重地从辋川镇的许埭乡重回到老家廖厝前。成为失学少年的林庆金，求学的机会远离了他，从此他再也没有进学校去念书。

今天的惠安，是个以石头和雕刻扬名国际的县城。无论走到中国的那一个角落，时常都可以听到惠安石匠发出的自豪话语：“在中国全国各地，每一项庞大的石建筑，皆有惠安人的参与。”

惠安石头的品质最优良，石匠的手艺更被赞扬为鬼斧神工。曾经有人这样说：“晋江、南安等地的归国华侨，如果要起祠堂盖大厦，必定坚持要延聘惠安师父，就算是安溪、永春等县，说到建筑，也同样争相罗致惠安师父。”

虽然至今犹有此说：“不论是土、木、石的三种师父，都以惠安名震遐迩，驰誉国内外。”然而在贫困艰难的当年，只懂得以农耕维持生活的乡民，完全没有其他经济来源。那时既无法在满是坚硬石头的贫瘠土地上种出白米，惟靠蕃薯渣滓水充饥，于是，只好常常处在挨饿的状况。

几百年前，曾经有英国人无意中来到惠安。当这些外国人站在举目皆石，不见肥沃泥土的惠安时，他们对着坚硬的石头地摇头叹气，甚至发出以下的预言：“像这样的一个地方，一百年后，村民将全都跑光了。”

外国人的看法是，村民如果没有离开，继续住在这种土地泥质根本无法种出粮食的地方，他们将会活活被饿死。

缺乏基本粮食，每天都无法饱餐一顿，听起来已经

够悲惨，而惠安的惨况尚不仅于此。

二、三十年代，福建各地土匪横行，惠安的乡下亦不能免受其害。无恶不作的土匪，到处抢劫杀戮，甚至烧屋越货。在廖厝前这个小村，同样也有胡作非为的强盗。善良的乡民生活在惊恐之中。担惊受怕的日子极其困苦。人们长期陷入毫无希望的贫穷之中，每当天一黑，便有匪徒出来偷鸡摸狗，为非作歹。

处在一无所有的贫困中，村民们都已经绝望透顶，每日却还得惶然无措地面对这种种突如其来的恶运，无时不刻在横行霸道的歹徒，反复来袭，人人似乎全在黑暗中挣扎着，难以脱困。

失去姑姑以后，也随着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十三岁的林庆金，郁郁不乐地回到家乡。贫穷的生活令他没有第二选择。却没想到祸不单行，在一个黯暗的深夜里，林庆金竟被土匪绑架了去。和他一道被捉走的，还有村中其他四个小孩。这五个小孩总共被绑匪关了两个月。

当然，匪徒绑架小孩的目的，不外是为了钱。

这批绑匪是经过探听和策划的，他们向另外四个小孩的家属，勒索每人需付款三十元才放人回去；而家境算是比别人优良的林庆金，因为林父在经营一个砖窑，是生意人，结果被绑匪狮子开大口。

这个被人称为“头冢仔”的林庆金，他的身价比那四个小孩高昂得多，匪徒要林父付出多一倍的赎金——六十元，才肯放他走。

现在看起来，那不过是区区六十元，但这六十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庞大的数目呀！然而，爱儿心切的林父，想尽各种办法，筹足六十元，总算把他心爱的大儿子救赎回家。

平安归来的时候，全家都欣喜雀跃，以为恶运总算过去了。万万没想到，林庆金在绑匪禁闭的那两个月期间，日夜皆受到蚊子的叮咬，竟留下后遗症。

一开始时是发高烧，烧的高温令人害怕，而当烧退以后，就全身发冷，那冷竟是刺进骨头般的冻寒，全身冷得发抖，披盖上几条厚重的被子也不管用，这样过不久，人又再度高烧起来，烧得人头昏脑涨。原来回来后满身全是蚊咬痕迹的林庆金，无意中受到虐疾的传染，

竟患上了那时正在流行的寒热病。

旧时的惠安，每年传染病患的死亡人数极多，那是由于当年卫生医疗落后之故，既没医院，更没医生，病人只能呆呆地躺在床上，期望自己的抵抗力能够打胜这场仗，谁也不知道，等待在前边的是痊愈复原，或者可能是死亡。

患了寒热病的林庆金，日夜被一再重复的一寒一热折磨。人渐渐消瘦了去。他这一场病，拖了两、三年，幸好，也许是因为年轻力壮，虽说确是尝到病痛之苦，后来还能够挨过去，终于恢复健康。

没有一餐吃得好，没有一件好衣服，大家都处在挨饿的边缘，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去。

无人协助，无人支援，生活中根本没有奇迹出现。恶劣的环境，人们的贫困生活仿佛是无可改变的命运，也无从改进，而中国的政局却在这时益发动荡不安。

漫长岁月里的天灾人祸，使到一穷二白的日子越是悲惨不堪。

这是国民党当权的年代，林父因是乡长身份，无论任何大小事，都被叫去开会。林父自觉不识字，也因为本身的工作忙碌，就派十六岁的林庆金充当他的代表，出席会议。因此许多人都认识林庆金是林父的长子。

接着更艰辛苦难的日子来临了。

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早已实施“抽壮丁”政策。腐败无能的政府，使到抽去的壮丁，本来在名义上是去当兵的，却受到非人的恶劣待遇，到最后大多都“无故”死亡。

在乡下同样实行抽壮丁制度。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也有人可以免役。那些政府人员藉故常来向林父借钱或直接就要钱，若是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威胁林父，说要捉拿已经成年的林庆金去当兵。保守传统的老一辈人，头脑中犹存在着“好男不当兵”的想法。况且人人皆知，孩子一旦被抽中成为壮丁，意义是去当兵，却又如同被判死刑，有去无还。

就在这样持续不断地受到政府人员的威胁时，林父心中终于有了另一番打算。

二、南来的荷兰船上

狂风呼呼地吹，站在船头，人仿佛会被吹落海里，汹涌的浪涛一波接一波，毫不留情地强力冲击着大商船的船身。这是一艘自福建厦门港口开出来，方向朝往香港、新加坡和檳城航去的荷兰商船，它正在浩瀚的南中国海上，随着不断涌起又坠下的波浪颠簸起伏。

19世纪，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占有马来半岛以后，因为工业的需要，在土壤、阳光和气候皆适合橡胶树生长的马来半岛，种植了大量的橡胶，同时不断地开采锡矿。橡胶的种植和锡矿的开采皆需要为数甚多刻苦耐劳的工人。单只殖民地马来亚的人民，劳工人数不足，也就是为了充足的人力资源，英国计划用外地移民来开发马来亚。生活异常贫困艰辛，品性却耐劳刻苦的中国人民，遂成为英国人眼中恰当工人的首选。

尚在满清政府执政的1857年，英法已经联军侵略中国，终于在三年后，于1860年，英国强迫满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这条约表示所有在康熙与雍正时代实行的海禁从此被消除。条约上也明文规定，准许中国人民，自由到英国属地或海外其他国家工作。

存有私心的英国人打开了海禁之路，事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南洋地区经济相当发达，许多南下的侨民，懂得了经商后，大都发了财。再加上闽南福建这一带，无法无天的土匪实在过于猖狂，许多穷苦的当地人为求生计，皆想尽办法，甚至以“卖猪仔”的方式，一心朝向南洋发展。

到了三十年代，无能的中国政府令国家政局动荡不安，人民需要面对的，除了外国人的不断侵略，还加上政府抽壮丁带来的后遗症。许多居于福建的当地居民皆因时势所迫，竞相逃往南洋去开发新生活。

这艘船上载满的，正是来自中国南部的船客。这一批全是男性的船客，大部分为闽南地区的福建人。其中有一部份是心中惶然失措，首次离乡背井的新客，正如青年的林庆金。也有不少是曾经到过南洋数年，已在那儿工作或是做生意，存了一笔积蓄后，因为难以切断对故乡的深刻缅思和家人的殷切想念，于是带着于南洋赚得的储蓄，回国探亲。然而，纵然具有商业能力，或者是工作态度极其勤恳，在故乡亦毫无作为。处于根本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带回来的积蓄渐渐花光了，为了

迫人的生活，不得已重新再度踏上那条陌生又熟悉的南洋之路。

面对着一望无际的辽阔大海，就算如何踮高脚尖，怎么去极目眺望，也无法瞧见，在一片茫茫的海中，到底哪儿才是可以依靠的岸边？

许多引人忧心的问题排山倒海般而来，南洋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根据林父口中的描述，对一个从来没有离家也没到过南洋的青年，脑海里根本没有丝毫概念。

那个名字叫槟城的海岛究竟有多奇妙？它和惠安乡下又有什么不同呢？长得高头大马的青年林庆金，他忐忑不安的心情正如他眼里眺望的大海一样，皆是一片茫然。

他只知道，在遥远的南洋，是举目无亲的陌生地。在船上，他是孤独无依的新客，而他所有的亲人，全都在海的这一边，在福建，在惠安，在涂寨镇，在廖厝前。

而他，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再回来，回到他满是亲人的家乡呢？

在海上前行的船，根本不知道，也无法理解他的不安心情，兀自缓缓地朝向那个陌生的海岛——槟城航行过去。

离乡背井是万二分的不得已，谁也不希望生命中有离别呀！离别是一根针，会刺得人的心汨汨流血！今年才不过十八岁的青年，不能再依偎于父母膝下，不得不挥别亲爱的弟妹和父母，离开那熟悉的故乡。林庆金无奈的心里充满了孤寂和荒凉，还有无法言说的焦灼和忧虑。

彷徨迷惘的林庆金，心里纵然有多大的不舍和依依，也不能流泪。他紧紧地记着父亲平日的教诲：“男子汉，流血不流泪。”

未来的这一条路，他若要是被打落牙齿，也要和血吞下去呀！他非常了解，自己已经走上一条没有回头的路上。政府在家乡抽壮丁，他偷偷地离家，就不能够在这个时候返转回去，要是再捱回去，捉到的下场是杀头。

乡下的生活如此艰难，眼看已经三餐不继，吃饱居然是遥不可及的盼望。父亲把全家的全副希望都放在长

子的身上，他不能辜负了父亲对他的期待。无论未来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困难，充满多少风霜，他都要忍耐，去抵挡去应付去克服，咬紧牙根，学习刚毅坚强。

他能够坐在这一艘荷兰船上，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了。

和他一起从乡下出来的朋友，却没有机会和他乘搭同一艘船航向槟城。如果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一路上就可以互相照应。然而，现在的他是多么地孤单无依。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没人商量，没人帮忙，都得单独一个人自己去承担起来。

在寂寞和恐慌中，林庆金心里何尝没有庆幸？

自乡下来到厦门，人在厦门等待船位的时候，替他们找船位的旅游社负责人说：“这艘荷兰船上，只剩余一个位，你们两个人商量一下，看看由谁先去？”

林父当时为了长子要下南洋，已经倾家荡产，才筹够路费让他来到厦门上船。再接下去的路程，就需要靠他自己去想办法。听到旅游社的人所说的这番话，林庆金只能眼看着有船费的朋友先上船去，剩下他孤身寡

人，而他唯一能做的是，再继续留在厦门，寻找工作机会，赚取一些船费和等待另一艘南下的船。

做梦也没想到，朋友上船不到半个小时，旅游社的负责人又回头来唤他：“喂，你，你要不要上船呀？”

“我？”似乎已经冥暗的灯，快熄灭了又被点燃起来。

他实在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的事实。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呀！

幸运之神在这个时候眷顾了眼神已经黯淡下去的林庆金。他赶紧提着一个小小的藤篮，里边什么也没有，就只装着两套旧衣服，双脚飞也似地冲到荷兰船上，以水手的名义，要到南洋去开展他的新生活。

到了船上，他才发现，已经先上船的朋友并没有在那儿等他。原来，每一个要乘上商船的旅客，都得经过船上医生的一番检查，肯定没有任何传染病，才准许随船航行。而林庆金的朋友，非常不幸地，经过检查后，被验出患上红眼症。那是一种传染速度极快的病毒，这

艘商船上的人口太密集了。他因此被拒绝登船，所以幸运的林庆金就补上了朋友的位置。

从来没有离家如此之远的青年，一颗心七上八下。一会儿为自己的这一份幸运喜悦开心，一会儿又为不可预知的未来忧虑担心。

巨大的海浪卷涌上来，似乎在冲击着他，而林庆金并没有害怕，他本来是个非常胆小的孩子，但是，当无情的现实似海浪般落到他头上来，他浑身都被淋泼得湿透，也只能咬紧牙根，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勇敢要承担。

“来！你！”船长走过来，唤他。

他看着船长，又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船上有人死了。船医已经证实他的死亡。”船长说：“你过来帮忙。”

这是刮台风的季节，南中国海上，风浪一阵强似一阵，轮船不断地被大浪冲上又抛下。而船上所有的窗口都被紧紧地关闭，要不如此，海浪将会无情地泼洒进船舱。

在船上的统舱里，挤满了船客。一些上了年纪的新客，无法适应这不良的恶劣环境。处在狭窄的空间里，再加上闷热的天气，大部份的人连正常的呼吸都不能顺畅，有好多人都已经开始晕船。

其实船上的饮食算是丰富的，但是由于晕船的人占了半数，这批人因为晕眩带来的恶心感觉，皆食不下咽。而青年林庆金，身强体健，正值“会吃”的年龄。他也是船客其中最年青的一个，别人吃不下食物，当他面对这一大盘的菜肴，想到仍然留在穷乡僻壤的故乡惠安的家人，每日三餐只有蕃薯粥水可吃时，更加舍不得浪费，于是，别人食不下咽的食物，都让他毫不客气地吃光了。

至于那些胃口不好的船客，数日粒米未进，自然缺乏营养和抵抗力，于是一个接一个，渐渐病倒了。其中有些人过于衰弱，耐不起风浪日夜的颠簸，还未抵达目的地，还没实现他们幻梦中的理想，就已经在半途去世了。

“把尸体包扎起来，丢下海里。”船长比手划脚地指示。

天气实在太过酷炎闷热，尸体不可能搁藏在船上，那会引发传染病。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唯一能够做的，是海葬。单单由暂时担任水手的林庆金负责的一个角落，就曾往海里丢过五具尸体！

丢下第一具尸体时，他的手和心颤抖害怕，然后，再接下去，再接下去，一具又一具，恐惧的心理逐渐被克服了。

飘洋过海是没有得选择的选择。一切都是如此无奈，来自穷乡僻壤的福建人，一路上辛苦艰难地跋山涉水，都是为了期望到南洋去谋一条生路。而他们还没见到南洋的风景，还未踩踏到南洋的土地，还没赚到一分钱，就敌不过环境和病魔的侵蚀，死在半路。他们的家人如果知道，该是多么的悲伤呀！

青年林庆金，在家里备受父母呵护宠爱的长子，他的胆量也不是天生的，就是这样，面临着种种恐慌和惊怕，却不得不去克服，于是，慢慢地训练出他的胆子来。

在南来的船上，水手林庆金终于体验到自立更生的需要和艰难。无论父母有多么疼爱他，也不能代他吃苦

受难。他的痛苦和所有的挑战，他都得自己去面对，这让他终于明白了孤独的滋味，到这时他才晓得，人一旦离开温暖的家以后，非常自然地，就会自己长大了。

这一条南下之路，这一条航海之路，这一条充满幻想和理想的道路，到今天，还在林庆金的脑海中回旋徘徊，成为无法磨灭的记忆。



三、抵达槟城

这儿是一个青郁葱翠的海岛。到处皆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挺直而果实累累的椰树，香蕉叶像大而长的扇子一样地垂挂到地，木板建造的房子，屋顶是一种名叫亚答的树叶晒干后披盖上去的。一切充满着热带的明媚气息。长年是夏，一雨成秋的气候，令得周围的风景是那么明亮美丽。眺望晴朗的天空，蔚蓝的大海，仿佛充满着无限的希望，这里的景致和惠安乡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光。

湿润的空气中，有浓郁的花香，有小鸟的鸣叫，迎面吹掠过的清风，带来早晨的凉爽气息，也带来咸咸的大海味道。

年轻的水手林庆金，本来以为离船上岸，双脚一跨，就是他的目的地——槟城。但是，后来才晓得，这个比槟城小得太多的海岛，名叫木蔻屿。

以水手的身份，林庆金幸运地登上荷兰商船，在船上颠簸摇晃了将近二十天，终于听到船上的人高声欢呼：“到了，到了。”

大家兴奋地交头接耳，有人指着远远有树的影子在晃动的地方：“是那里吗？那就是槟城了吗？”“是的，是的，那就是槟城。”于是，头次离家的青年水手，以为商船即刻就会朝着槟城驶去，然后，他马上就可以踏上他父亲曾经来过并住过工作过的海岛——槟城，这个可能会给他的一家人带来美丽未来，令他实现充盈在他脑海中各种美好理想的地方。

然而，眼看着已经来到槟城，荷兰商船的方向却转往另一个就在槟城附近，但是更小，更荒僻的岛屿。

“船走错了吗？”他愕然。但什么也不懂的年轻水手，只能跟随大家一起下船，后来，经过一番打听，终于明白个中原因。

整艘船的人都得上岸，在这个名叫木蔻屿的小岛住上一个星期。凡是要进去居住在槟城的船民，皆需要在这里暂时隔离以及消毒。

每天早上，有人来分派一瓶消毒水给每一位船客洗澡。英国政府担心有些船民会带来细菌和传染病。规定人人需要在木蔻屿留住七天，经过消毒以后，才可以转移到槟城本岛居住。

这儿的饮食也和船上一样丰富，英政府每天提供船民三餐，每一餐都有林庆金在惠安乡下没有机会吃到的白米饭。

也是在木蔻屿，对一切充满好奇心的离国青年林庆金第一次遇到很多从前没有见过的外国人。除了洋人，还有马来亚北部来的泰国人等。除此之外，他也看到不少肺劳病患者和麻疯病人。

原来木蔻屿还是传染病患如肺劳病和麻疯病者被隔离期间送来休养时居住的小岛。

当他看见这些病人的时候，只觉得他们很可怜。他打从心底里同情着这些无法和亲人在一起过正常生活的病人，却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因为患上传染病，需要被隔离，同样也送到这里来休养。

经过一个星期的隔离和消毒，第八天早上，这一批商船的船客又回到那艘停泊在槟城港口，正在卸货和上货的荷兰船上。

伫在大船上，手里拎着随身的小藤篮，眼睛眺望着不远的槟城，将要脱离水手身份的林庆金，他的心理充

满无限的憧憬和向往。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他完全没有一点概念，但是，他鼓励自己积极向上，只要肯用心学习，努力工作，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

“你，要不要过去？”一个划桨的舢舨船夫问他。

“哦？”他不明白。“过去？”

“你要过槟城吗？”船夫不耐烦地追问。

“要。”他下意识点头。

当然他要过去，槟城是他无数美丽的梦想即将实现的地方呀！

于是，他和其他五个船民，小心翼翼地跨上一艘舢舨。

健壮的船夫出力地朝向槟城划着桨。这是一段不远的距离。当舢舨就快抵槟岛岸边时，船夫向舢舨船上的乘客，一个一个收取渡船费用。

“钱？”身上没有一分钱的林庆金，能够回答的仅

是这一个字。

“钱”正是他要到槟城来的目的。但在双脚还没踏上槟城的土地，他哪有什么钱呢？

“是呀，一个人五角银。”来自姓李桥的李姓船夫不客气地说。

划桨是他的职业呀！每个人要自大商船过去槟岛，乘搭他的舢舨，他出力地划桨，划出一身臭汗，这五角银，是他劳动所应得的酬劳，他不必客气。

“你去跟大船的人拿吧。”年少的林庆金感觉自己非常理直气壮地说了这么一句。

他是一个不习惯向人求情的人，所以回答的话中没有有一个请求的字。还很稚气的林庆金以为“抬出”大商船，就可以吓唬船夫。

况且在他心里的想法是，乘搭商船时，说好是从厦门启程，目的地是槟城。而现在他还不能算是抵达目的地了呀。他人还在海上呢！所以他心安理得地回答，这一段短短的海路费，当然也得由大商船的人负责呀！

“什么？”李姓船夫出了力，居然有人不付钱，他当然非常生气。认为遇上一个不讲理的无赖了，当场就破口大骂，并且还要把他推到海里去。幸好其他五个一起乘舢舨的搭客帮忙向船夫求情。而船夫也看到这个不爱多说话的青年不是真的要赖账，只是一名无知的新客。于是，他依然把林庆金载过去。

终于，林庆金到达槟城港口了。从上船到现在，前后大约三十天，他才从中国福建厦门港口，来到马来亚的槟岛。

一上岸，他提起藤篮就要走，李姓船夫却不肯轻易放人，他可还没收到他的渡船费呢！船夫拉着身上没有半分钱的林庆金，走到一辆人力车边，问那个正在休息的人力车夫：“这人你要吗？”

新客林庆金不知道船夫究竟在做什么？

“你给我五角银，就可以把他带走。”

人力车夫问林庆金要去哪里？幸好在乡下离家出来之前，林父已经同孩子讲得非常清楚，他要的地方，是槟城六条路的估俚问。那是林父当年七次南下寄居的

屋子。探听到眼前的新客有落脚点后，人力车夫于是给了船夫五角钱，然后叫林庆金坐上他的人力车。对南洋的一切尚且一无所知的林庆金，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但自己也不晓得要去的方向应该是哪里？只能依随人力车夫的指示，一脚跨上人力车，让车夫把他拉到六条路的估俚间。

人力车夫左转右兜的，对一切只觉得新奇的林庆金沉默地朝四周观望，最后看见车夫停在一间低矮的木屋，坐在车上的新客下车，这回是人力车夫向他收钱的时候。

原来出到外头，无论什么事，都得付钱，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免费的。这是做新客的林庆金的人生第一课。明白是一回事，眼前的现实却是马上要交七角钱给人力车夫。

当人力车夫听见坐他的车的青年，下车去探听一番后，发现原来他要找的朋友竟然不在家的时候，人力车夫担心车费以及先前交给船夫的五角钱收不回来，非常紧张而不耐烦地高声呼喝起来。

对一个陌生人，不需要讲情义，车夫在估俚间门

口，大声地喊：“我买他花了五角银，从船头到六条路要两角银呐！”手足无措的林庆金，一手提着不值一角钱，里头只装了两件旧衣服的藤篮，面对着从来没有遇过的场面，只有惊慌，不知道该怎么办？

车夫眼看没有收钱的希望，更加不顾一切地乱喊乱骂。这时，估俚间楼下，一个正在忙着替人车衣服的老婶，告诉呆呆地伫在那儿听车夫叫骂的林庆金，说是他找的人已经出去工作，要晚上才会回来。老婶说完，从身上掏出一元，借给这个不知所措的青年。

这真是慈悲的一元钱呀！林庆金又感激又感动。

为了尽快平息这场叫骂，林庆金赶紧把意外拿到的一元交给人力车夫。停止叫骂的人力车夫把一元收下，找了一角钱给庆金，拉着他的车，一下子就走远了。

手上拿着一角钱，看见估俚间对面有一个档口，那香喷喷的味道让一整个早上都还没吃东西的林庆金感觉饥肠辘辘起来，他走过对面去，吃了两碗粥，是白米煮成的粥，和一碗小菜。当他还钱的时候，把剩余的一角钱给档贩，他却找回林庆金很多钱。老实的林庆金奇怪地问档贩：“为什么找给我那么多钱，你算对吗？”

他不晓得这样一句话，就泄露了他新客的身份。

那个档贩对他点头说：“对的对的。”马上就知道，眼前的青年是刚上岸来的新客。因为找给他的钱，有的是一分，也有半分的。

这个事件，这些人——自大商船下来，换搭小舢舨，再让舢舨桨大卖给人力车夫，然后被人力车夫辱骂，善良的车衣老婢，还有找了“许多钱”给他的粥菜档贩，林庆金一直没能忘记。

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穷最苦的时候，全身上下曾经连一分钱也没有。

今天的人听到，觉得不可思议。没有一分钱，却也有办法来到槟城。但这事件也因此激励他，做人一定要发奋图强。被人轻视的滋味，被人责骂的感觉，都不好受。

孤单寂寞地飘洋过海，林庆金终于来到他憧憬的槟城，却没想到的是，一下船就被轻辱喝骂。他给自己许下诺言，发誓非要在这里赚到钱，储蓄够了让家里脱离贫穷困苦的一笔钱财，他才要回家乡去。



四、初旅——日战

估俚间是所有自中国刚刚南来的新客的落脚处。

英殖民政府对南来的中国人不闻不问。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刻苦耐劳的劳动工人，只要南来的中国人不犯法，不作乱，政府根本就不理不管。至于在当时的中国，不平稳的政局，导致政权不停地更换，因此中国政府毫无能力管理这些已经离开中国人的侨民，况且他们也已经不在中国境内，因而当年南移的华人就像被抛掷被丢弃的“海外孤儿”。

所有南来的惠安人，大都是靠同乡或亲戚彼此介绍，南来后为了互相帮助和有所照应，皆尽量想办法聚居在一起，因此就有了估俚间这种给无依无靠的单身劳工暂时居住的集体宿舍。

古人说过：“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确实是出门人的深刻体会。孤伶伶一个人，到了南洋异乡，倘若没有亲戚朋友帮忙援助，又找不到居住的地方，心里何只是恐惧和忧虑？幸好只要有相识的人，或是乡亲的介绍，就可以暂时免费在估俚间搭住。

这是像大杂院一样的房子，当然不是理想中的洋楼，但是对刚下船的南来移民来说，他们既无亲又无戚，最需要的，是有一张床，只盼望在劳动一天以后，晚上能够好好的休息，明天起来又有精神体力去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像这样一个足以遮风蔽雨的大杂院，虽然睡在许多人共住的大统铺，也已经感觉满足了。

况且住在估俚间的好处很多，最主要的是可以省却每个月的住宿费。等找到工作，有了收入后，才每人每月交一元或五角当做租金。

估俚这两个字，源自马来语kuli，意思是劳动工人。刚南来的中国人，由于对南洋的一切都不了解，也不熟悉，在生疏的环境里，没人面没本钱，无法自己去做生意。初来乍到的新客，大多数都是去当劳动工人。他们先以劳力赚钱，慢慢待储存一笔积蓄，有了资本，也摸熟了环境，这才有做生意的条件。因此新来的劳工，他们都被统称为估俚。

至于那些先来的旧客，已经在南洋过了不少日子，他们会指导刚下船的新客如何避免触犯当地政府的禁令，还有如何避免违犯侨居地的风俗民情。估俚间的旧客除了提供新客们住宿、衣物和三餐之外，也帮忙他们

解决南来时借贷的路费，跟着在了解新客的知识、技术和能力以后，就开始为他们安排工作。

住在估俚间的，多是同乡同村人，只要略为攀谈几句，就是一家亲。其中总有你认识，他也认识你的，还可能是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是同姓氏同乡下的乡亲。因此大家见到年轻的林庆金时，虽然之前不曾见过面，也不相熟，但听他提起林父的名字，马上就亲热地迎接他。由于林父过去曾经七次到过槟城，也在这里借住过，其中有认识林父的，也有听过他的名字的，所以一见到他的孩子林庆金，大家都非常热情款待。先是询问家乡详情，接着问候林父的近况，然后有人带他去做件新衣，有人赠他一点金钱，让他在这几日未找到工作之前有得花用。

有个词汇“吃茶钱”正是由此而来。

那些来了一段日子的旧客，平日有工作，每月有人息，当他们知道又有新客来了，总会想起自己当年刚下船时阮囊羞涩的困境，都会非常大方地纷纷自动掏腰包，给新客一些当地的钱币。因为南洋天气炎热，尚不习惯热带异乡的新客，常常会感觉口渴，为了不让新客心里有被接济的难过，旧客因而在把钱交给新客时，都

顺口说一声：“拿去喝茶，拿去喝茶。”这份善解人意的体贴，为人着想的宽怀，一直相传不息。

在六条路的估俚间，握着同乡塞过来的金钱，为数虽然不多，林庆金心里无比激动。这些乡亲他都不认识，从前也不曾见过，但他们却毫不犹豫，一见面就给他送来令他感动的一份温暖。他连他们的名字也还记不熟，只知道他们大多是惠安同乡的乡亲。

接踵而来的日子，每天晚上，这些乡亲工作完毕，就有人轮流请客。有时是单独一人付钱，有时候是几人联合宴请，林庆金还记得很清楚：“是在槟榔路，当年最著名的酒楼，叫《太白楼》。”他并强调：“叫的不是平常随便的菜式，而是吃酒席一样的出菜。”

这一道道的温情令离乡的青年林庆金心里觉得安慰而感动。乡亲们除了每天请客，也到处替他留意，看看在哪里可以为他找到工作。

幸好失业的日子并不长久，就在抵达估俚问的第三天，林庆金终于在同乡的协助下，找到他在檳城的第一份工——钉肥皂箱。

那是一间专做出口肥皂的小型工厂，工人并没有超过十个。老板买进已经用过的旧箱子，叫工人小心地敲撬开，然后再重新钉成需要的箱型，用以装入工厂制作的肥皂出口。

住在穷乡僻壤的惠安县涂寨镇廖厝前乡下时，林庆金的家境不能说是富裕，但是当时年幼的他，毕竟从来没有做过工，并不知道工作的辛苦。开始钉制箱子时，铁捶一敲，时常自己敲到自己的手指。不过，人是环境的动物，多么难为最后也总会适应的。而且他也非常明白，父亲倾家荡产，让他南来，全是为了将来有机会改善家里的环境。怀抱着家人对他的期望，他用心学习，努力工作。

钉制肥皂箱工人林庆金，在檳城的首份工作，每月劳动所得的人息是六元。

他的细心和勤奋果然受到老板的赏识，做了几个月，工作上手后，就获得加薪的待遇。自六元再加两元，他的薪水涨到每个月八元。

才加两元薪水，已经让他高兴得不得了。起码他有成就感，因为他的用心工作和努力被人肯定。然而，才

领了两个月的八元钱，马来亚沦陷了。

1941年，日军攻进马来亚。

“那是个大白天，炸弹声爆发时非常清晰。大家一听那强烈的爆炸声，都被吓坏了。正在工作的同事们全都不知所措。”当然包括他自己。林庆金记得当时的情况。“槟城的海边、码头、土库街一带被摧毁得最严重。”

战事爆发，仍然不熟悉槟城的地理情况，像个土包子的他，不知何去何从，只能跟着一批在做木工的惠安乡亲走。一边往前跑，一边看见街上全都是人，大家仓惶惶地无所适从，全都往自认安全的地带跑去，他也跟着其他人跑，就这样一路退到天德园，在一个乡亲的家里暂时住下来。

接着每天都听到清楚的炸弹声，人人都很害怕，但不晓得究竟整个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几天后听说日本军登陆了，英国人纷纷南下，最后撤退到新加坡去，接着又听闻英军投降了，新加坡和马来亚皆相继沦陷了。

因为战争来得太突然，没有人储存食物，躲藏在同一间屋子有几十个人，全都因为没有粮食可吃，个个都饿坏了。但是，白天总听到炸弹声，大家不敢出门，一直等到晚上才敢出去探看究竟。一看，就在门口，竟有印度人用手推车推着数十包的白米，由于忍受不了饥饿，几个人就拿把做木工用的斧头出去，看见推米的印度人，举起手上的斧头就威胁道：“你有几十包米，我们只拿一包，你不给，我们就斩你的头。”因为肚子饿，一群人居然当起强盗来了。

后来听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城里的米店、金店、当铺全都被人挖撬一空。槟城市区几乎成了废墟。在同样的乱世，维持秩序和治安的警察相继逃掉，结果到处都是一片混乱。

数天后，市面总算平静下来。各人各自返回当初居住的地方，只有林庆金一个人，继续在天德园住了几个月。每天无所事事，不知要做什么好。幸亏后来有个乡亲，介绍他到鞋店去当学徒。

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共是三年零八个月。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残酷的日军失去理性，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人民生活非常艰困。

林庆金在皮鞋店学做皮鞋。由于日本军人特别喜欢皮鞋，所以他的顾客大多都是日军。因为要做生意，聪明的鞋店学徒林庆金学会几句日语。

他学习制鞋的店在牛干冬，几乎天天都有日本军来买鞋，他们身上全携着长刀，看着，样子很神气，但有部分日军性格野蛮不讲理，拿了鞋子不还钱，如果开口要他付钱，他还会扣人。在日军当中，以海军较有礼貌，买鞋必还钱，有时候看见林庆金把他们购买的鞋子擦得光亮，还送一条香烟给他。当时香烟价格高昂，尤其是进口品牌。心思活络的林庆金，把获赠的香烟拿去卖掉。后来就向海军购买香烟，转售给人，从差价中赚取营利。

就这样开始学会做生意。学徒林庆金不只学习制作鞋子，他也学到经营生意的方法。

一个人过日子，生活极度节省，每一分钱都小心计算，不敢随便花用。和所有南下的惠安人一样，为的是“挣钱”。“南洋钱唐山富”，平时林庆金吃的用的，都选最便宜最廉价的，省下的钱是要带回唐山家乡去的。日日努力地工作，用心学习制鞋，兼做香烟买卖，克勤克俭地一年过去，算算积蓄竟有数百元。林庆

金想起刚离船上岸的那个时候，只有手上提的一个不值一角钱的小藤篮，那种身无分文的艰苦，总算成为过去了，心里非常高兴。打工仔的前途，当然不比自己当老板。有了手艺，有了储蓄，鞋匠林庆金心里有了新的打算。

当年槟城最热闹的道路是槟榔路，那里是市区中心，槟榔路最热闹的地区是利民公市，也就是今天的光大旁边。一心想创业的林庆金到利民公市租了两个档格。

利民公市是当年很大的购物中心，锌板屋顶，底下有数百摊档，做各式各样的生意。来往人群很多，商业市场非常活跃。对皮鞋业有了认识的林庆金，经营的也正是皮鞋买卖，还有香烟的转售。皮鞋价格好，香烟转售的利润高，他的生活又勤朴，古人说得好：“大富由天，小富由俭”，林庆金因此有了一笔财富。

1945年8月，马来亚那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黑暗时期终于成了过去。和平日子总算再度回来。

日本投降，马来亚光复了。战败的日本军队全部撤离马来亚以后，鞋档的生意平淡下来一阵子。马来亚的

邻国印尼，人民却开始有了政治醒觉，也要搞独立。那时印尼属荷兰管辖，是荷兰殖民地。基于这个原因，荷兰增加派军进驻印尼。当荷兰军船经过槟城时，荷兰军人下船到这个自由港来购物。于是，林庆金鞋档的生意又再增加。

虽然已经是久远以前的记忆，林庆金到今天还记得：“荷兰军的脚很大，不爱穿包得密密的皮鞋，他们比较喜欢拖鞋，是皮革制的拖鞋，后边有个钮扣的。”

鞋子是必需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所以从事这行业果然让他赚了不少钱。

就像当年一般南来的华侨一样，离乡背井为的是赚钱。存到一笔数目的时候，就会想要回乡去。侨民并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国，他们仍旧把自己视为中国人，而他们心目中的祖国，依然是中国，所以在他们心上牵挂怀念的，永远是家乡，和乡里的亲人。

在槟城单独一人过日子，想念家乡的时候，也只能对天空遥望，思念着惠安涂寨镇廖厝前的一切。每年春节，他都想办法寄点钱回去，这是他对家人表达的一点心意。

盼望着盼望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林庆金有衣锦还乡的一天了。

重返中国乡下，同样也是乘船。但这一回，林庆金已经有钱买船票，不必再辛苦地客串水手。

中国仍然是由国民党当政。而且，由于政治上的腐败，政府的无能，政局还是不稳定。农村经济依旧没有恢复的迹象，百姓仍然似昔日般贫穷辛苦。从南洋带回去，心里自以为是很大数目的一笔储蓄，林庆金眼睁睁地看着：“今天明明是十元，明天即刻跌了值，变成一元。”

在这样不安不稳的情况下，原本一心要回中国长住不再南来的林庆金，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无法在乡下住下去。思前想后，决定再度南来。

“说起来真感慨，回中国时，身上原是带一笔钱回去，没想到，换了金圆券、银圆券，物价天天往上涨，只有币值每天凄惨在下跌，最后，决定要再到南洋来时，竟连买船票的费用都没有办法。”林庆金摇头感叹。“当时的政府实在太腐败无能了，人民没法生活呀！”

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出洋谋生成了唯一的路。幸好他在槟城有一批朋友，这第二次南渡的船费还是他们帮的忙，替他先垫钱，把船票寄过来给他，于是，林庆金才能够再次远渡，重临槟城。



五、再次南渡

船在海上，依然是颠簸摇晃，只不过人在船上的林庆金，心情已经不像首次出国南渡那样充满惊慌和害怕。这回仰赖槟城朋友的援助，重新南来，再次当番客的林庆金，心里不再忐忑不安，而是稳当实在的。他此番乘船要去的目的地，不是别的地方，正是他曾经住过好几年，有了一点感情，赚过一笔钱，并且在那儿经历过日本战争时期的南方小岛——槟城。

槟城的方向，他现在已经知道在哪里：槟城的街道，是他双脚走过无数次的；槟城的风景，他一看看了许多年；槟城的饮食，从当初的不习惯到后期的已经接受，而住在槟城的朋友，热心慷慨地借贷他船费，正在那儿等他再前往相聚。

熟悉的老地方，熟悉的风土人情，一切在槟城发生过的往事在脑海中像走马灯似地不停转动，而所有不可知的未来，美丽的幻想也同时在他脑海中翻腾，竟让他产生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

这一回，已经不再似首次南来时的不知所措和心存恐惧。成年的鞋匠林庆金心中笃定地伫在轮船的甲板

上，看着遥远的，一个小黑点似的槟城港口，然后越来越靠近，小黑点正在慢慢变大，槟岛终于出现在眼前。

二度南来，亦非他所愿，谁不想留在自己亲爱的家乡？没有人是喜欢离乡背井的，每一个无奈地远离老家的异乡人，都是因为背后有一根针在刺着他呀！

要不是生活中的现实真的叫他走投无路，他是怎么也不想要再离开家乡的。

在惠安涂寨镇的廖厝前，无论他是如何努力发奋，不管他再怎么劳动流汗，艰苦干活，再怎么费尽心思，根本没有一点赚钱的机会。国家经济破产，日常生活仍然和从前一样，毫无改善，没有饭吃，大家依旧还在喝着蕃薯渣煮成的粥水，政局仍然动荡不安，政府的腐败无能令老百姓毫无安全感，再不走，日子实在是过不去呀。

他犹记得当时要自槟城返回乡下前的愉悦和欢喜。以为以华侨的身份，既有做生意的经验，还带着一笔积蓄回家乡，可以在乡里从事商业活动，好好地安顿家庭，留在家乡和家人快活地过平安稳定的日子。

然而，现实给他带来的却是——失望，一切和他想像中的相差得太远。

回去，反而变得没有出路。

咬咬牙，异国他乡固然辛苦，起码也好过坎坷地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赤贫中。

一样的风，一样的太阳，一样的热，一样的码头，一样的槟城。

下船上岸后，他头件要事是，脚步兴奋地回到那个当年首次南来时，给他赚了不少钱的地方——利民公市。

当他站在完全不同的利民公市时，对着应该熟悉却又陌生的地方，呆呆地，他的眼神黯淡下来。

原来利民公市在他不在槟城的那一段日子里，已经整个被销毁了。由于那里是热门地带，是槟城市区的中心点，锌板屋顶的购物中心被拆毁后，已改筑起砖盖的店屋。

“完全不一样了。”惆怅在林庆金心里升起来，竟有物是人非的感受。

然而，他的留恋不舍纯粹是感情因素在作祟。曾经住过，曾经赚过钱，因此在岁月走过以后，感情便留下。

果断的林庆金自我劝告，男子汉不可沉溺在过去的回忆里，无论多美好，也已经成为往昔。脚步永远要向前跨。他于是抛掉多愁善感的情愫，安慰自己，槟城区并不小，赚钱的地点还是有的。

经过一些日子的观察，终于在头条路的春满园，就是今天香格里拉酒店对面的地方，租间小小的店面，继续他从前做过的行业——开一间鞋店。

既然前些时候学会制作鞋子的手艺，而且当年也从皮鞋的买卖赚到不少钱，当然不会随便放弃或胡乱改行。

林庆金鞋店的顾客很多。除了本地的华巫印三大民族外，还有英国军，荷兰军等。因为生意上的需要，聪明的他学会数种不同的语言，日语，英语还有巫语。

当然只是一些皮毛的普通会话。做为一个生意人，林庆金最喜欢的，勿庸置言，是那些可以让他赚多点钱的，过路的荷兰军。由于他们都是经过槟城港口，再转到印尼的过客，就算皮鞋的价格略为开高一些，他们也不在乎。

我国独立的消息，林庆金是在春满园听到的。马来亚的英殖民地的时代终于在1957年8月31日划上了句点。

春满园的鞋店，既是林庆金做生意的店铺，也是他住宿的地方。第二次南来，因为已经熟悉槟城的环境，他就不再去和新客争挤在估俚间，把机会和空间让给别的新客。

住在小店里，清早一睡醒，就把帆布床摺起来。床一合上，空间就出现，马上拉开门，便可以开始做生意。三餐都在路边小食档吃，卫生问题就在公用厕所解决。

他紧记着一件事，再度到南洋不是来享受，而是为了赚钱，希望未来会有更美好的生活。眼前所吃的苦，都是生活的磨练，他不能轻易地被艰难和辛苦击溃。

心理那强烈的意志力可以帮他克服不良的生活条件。

工作为了赚钱，存钱为了做生意。如果没有经济条件，就没有出头的日子。所以他不会随便浪费金钱。平时俭吃俭用，节省得连喝一杯咖啡的钱也舍不得花。

但是，居住的地方，卫生条件实在太差了。因为拼命工作，常常是连日连夜在赶工。一有人向他订做新鞋，他就急急赶在第一时间制作好，完成就立刻交货，一交货，马上可以收钱。

就是这样日夜不停地工作。过度的伤神劳累，加上居住环境的不良，身体不是铁打的林庆金终于病倒了。

起初只是轻微的发烧。诡异的是每天在同一时间便身体微烧，这样久烧不退，后来就开始有一点咳嗽，咳嗽不久，感觉喉咙时常有些痒痒的，有一天，咳一下，竟吐出一口血来。

血！太骇人了。他这下就晓得病情相当严重，却不清楚严重的程度达到何等地步，只好去做一件最不想做的事，看医生。

没想到，医生诊治后的答案正是他所害怕面对的事实。医生点头说：“是的，是肺病。”时，第一个冲到他脑海里的念头是——“自杀”。

林庆金自认不是懦弱或者逃避生活责任的人，然而肺病却马上就让他想到自杀。因为在五十年代，肺病是最为可怕的病症，几乎是人们的头号杀手。多数患者心里都充满绝望，因为太多人罹患此病而导致死亡。

根据做鞋匠的林庆金的了解，患肺病的人，连五公斤重量的东西也不可提。当然，只识几个大字的他，医药常识的水平有限，这是他在一本书上读到，只是隐约明白但不是非常肯定的。乍听到这晴天霹雳的消息时，他在想，识字不多的他，文的完全不会，那么作为一个劳动阶级，如果真的患上这种不能做粗重工作的病，那么前途还有什么光明的希望？

不如死去了吧？他真是做如此想。哀伤和绝望充塞在他的心里。难道这第二次的南来，竟是和家人永远的诀别了吗？他，林庆金的人生，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这么年轻的应当充满活力的岁月，就已经走到尽头了吗？

不不不，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自杀需要勇气，活下去需要更大的勇气。这时他想到在家乡的亲人，想到未来，决定推开自怜自艾的心情，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到医院去寻求治疗。

幸好英政府的医药照顾非常周到。所有肺病患者都可以免费住院，在治疗期间，医院采用最新的药物，每天给病患者打最好的针。

除了在生理上的治疗之外，幸运的林庆金还遇到一个心地善良的外国女人。她是当时医药总监的太太。林庆金这样形容她说：“一个善良慈悲的英国女人。”她时常带许多东西到医院来探访病人，包括书本和杂志。总是温和地告诉肺病患者包括林庆金，不必多加担心和忧愁，这病肯定会复原的。频频劝慰病人要看开，并且举出许多肺病痊愈的例子来增加才刚刚三十几岁的年轻病人林庆金的信心。

“她等于是我们的心理医生。”林庆金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

原来当年肺病是流行病，被传染的人很多，住在同一间医院的病患者，包括好几个檳城钟灵中学的学生，而且大都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

“我们都非常感激这个英国女人，她会说一点马来语和福建话，这才能与我们沟通。而她平日时常到来探访之外，在过年过节时，还带来许多年节食品给我们品尝。”

对这件事，林庆金记忆深刻。

身体渐渐复原后，仍然不可劳动，需要一段相当时间的休养。这些未恢复状态的肺病患者，都送到槟城不远的离岛，也就是林庆金首次抵达槟城，在隔离和消毒的那个星期，短暂居留过的木蔻屿，一个又名麻疯岛的地方。

在木蔻屿，完全不准体力劳动。纯粹是休养。每天采用最先进的医药，打针治疗。病人的三餐，都给予营养丰富的食物，除此之外，时时还有一些宣传人员来给病人进行心理治疗，不外就是劝他们不要担心，不必伤心，告诉他们肺病不是绝症，最终还是会复原的。

平常没事，尤其在阳光不是那么炎热的清晨和温煦的夕阳时分，多数病人时常到海边，看潮起潮落，或者一起散步。大多时候，由于无聊，大家都喜欢在沙滩上玩沙。海滩上的沙是雪白无瑕的，又细又美，玩着沙的

林庆金，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他将来的人生，和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人家眼中的沙，一无所用，也许只适合玩赏，但那却是林庆金未来人生里的黄金。



六、创业

那个年代，凡住在木蔻屿的人，全是病患休养者。而且那还是早期众人十分害怕接触的肺结核和麻疯病人。因为这两种都是非常迅速传染的疾病。政府也是为了避免病菌四处散播，引起恐慌，所以病人全都被隔离，遣送到小常岛上居留。

也因为如此，木蔻屿长期皆有医生前来诊治。至于医生从槟城到木蔻屿的来回，都是由政府负责提供交通。两个海岛之间并没有陆路交通联系，所以往返都得靠海路，乘搭船只。

在木蔻屿休养的那段期间，医生特别嘱咐林庆金，每天在胸口上搁置冰块，据说这种方法对肺病患者的健康恢复大有帮助。然后就是纯粹的身心调养，完全不可从事体力劳动。

这样平静悠闲地过了两年多后，经过多次照X光，医生仔细研看过片子，肯定林庆金的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以后，他正是乘搭政府载送医生来回的那条船，离开这个满是病患者的小岛。

船缓缓地离开木蔻屿，朝着熟悉的槟城航去，他想起当年第一次踏上南洋的土地，就是在这里，被隔离七天，不禁感慨万千。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竟还会回头再来，做一个当年他曾经付出同情的病人，而且一住，就住了两年多。

幸好年轻的他，身体得以完全康复。一切的不幸总算成为过去。

前人曾说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林庆金经历了这场大病，却是前功尽弃。在这之前，他辛辛苦苦地建立起来的生意网络和人际关系，因病被迫再次中断。

回到槟城，他宛如再世为人。然而，他的生意又得重新找寻起点。

当他还在一边烦恼，并一边物色着，新的店铺该选择在哪个地点时，非常意外遇到一个朋友和他说：“我手上已经申请到一张运输准证，但是没有罗厘车，不能开始工作。”

在林庆金尚未肯定是否继续从事买卖鞋子的行业的

时候，听到朋友这样说，他豪爽地回答：“好吧，我们来合作好了。”

以贷款方式，购买一辆罗厘，就这样，非常偶然地，林庆金在无意中走进了运输业。以罗厘帮人家载送沙、石和砖。也因为如此，他才开始接触这几种建筑的基本材料。过了一段日子，灵活的他脑筋一转，又再做了一个改行的决定。

这次他在槟城东部的海边丹絨武雅向人租一间亚答屋，一个月的房租是二十元。而他看中的，却是亚答屋旁边一个印度人园丘里头的一条河。

在普通人眼里看来，那也不过是一条平常的河。然而林庆金为何对它情有独钟呢？

住下来以后，经过三番四次的巡视，经过三番四次的考虑，林庆金终于向政府租下园丘里的那一条河。他的目标，是河中那一下雨就满溢上来的沙。

起初他的主意是，挖取河沙来出售。因为沙正是其中一种建筑的基本材料，后来他才想到，与其挖沙去售卖，不如自己制作洋灰砖。

根据他自己粗略计算，出售洋灰砖比起单单只是售卖细沙，利润要高出十倍。

林庆金不讳言，这个灵感确实是源自他的罗厘运输业。以罗厘运载砖石的日子一长，他了解到很少人投资在制砖业，这个行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因为那个时代，仅有北海一带有火烧红砖工厂，洋灰砖则还没人从事制作。

制砖原来便是林庆金父亲在惠安的老本行。而林庆金之所以走进制砖业，同这一点也该有些关系吧。

惠安人南来，大多投入建筑业。林庆金兜兜转转的，换了几个不同的行业，结果还是在轨道里，并没有走出圈外。

而林庆金和建筑业有挂沟的第一个招牌，是在槟城海边的一个园里的河岸旁建立起来的。

那是一个崭新的招牌——《林庆金灰砖厂》。

那，同时也是堆砌“林庆金王国”的第一块砖。

制作灰沙砖的方法，林庆金从一无所知，再自己慢慢学习慢慢研究，过程当然曾经遇到挫折，但是，由于成功率越来越高，他做得越来越有信心。

尤其是制作灰沙砖所需要的原料，他唯一需要购买的是洋灰。沙是从小河的上游流下来，沉在河里，等于是免费的。而他在河边设厂，工人无需超过十个就已足够，所以本钱不是很大。再加上日战时期，大量建筑物皆被摧毁炸掉，这时正好需要重建。

林庆金投入建筑材料行业以后，便了解到灰沙砖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同时他也发现，制作灰沙砖的原料正日渐减少。河里的沙一天天不停地挖掘，久而久之，自然就会被挖罄用完。

一条没有沙的河，对《林庆金灰砖厂》是没有用的。

缺乏河沙，等同原料少却。灰沙砖的制作却又绝对不能缺少沙。这就像一个人没有收入来源，却每天都在花钱。要是银行无存款，恐怕有一天，手上的一点钱全都花光了，就得破产。不能等待坐吃山空。不能再这样下去，林庆金的头脑不停地思考，他无论如何，总不能

让灰砖厂关门呀。

上天并没有绝了他的路。

一日，有个怡保的朋友到槟城来找他聊天。

这位怡保的朋友是在吉打州投资锡矿场的生意。他来找林庆金时，顺口提到那矿场的锡米已经被他们挖空，生意无法再继续，眼看即刻要关闭了。

在聊天时候，他也与林庆金提到挖锡矿和淘洗锡米的方法。

就在闲聊之间，林庆金突然灵机一触：“咦！为何不做个实验？”

原来他突发奇想：“也许可以用洗锡米的技术来淘洗出细沙呀！”

不过，在这之前，槟城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来淘洗细沙。

而没人做过，并不表示这个方法做不到，或者是不

能做。

于是，林庆金决定与怡保的朋友合作，他聘请朋友和朋友的工人到河边沙场的灰砖厂工作。怡保的朋友正面临失业，何况旧的机器搁着也无用，他一听到林庆金的建议，非常乐意，连夜就带着旧机器和一班工人过来了。

《林庆金灰砖厂》的生意于是可以继续再做下去。这让林庆金心里安安稳稳地落实下来。而且看样子，从事建筑材料这一行业，前景是无限光明的。

一个人，生活安定，也赚了点钱，首先想到的是谁？

林庆金说：“孝顺父母，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思想保守的林庆金脑海里，能够有机会让父母安享晚年，是做孩子应尽的责任。

“父母是伟大的，他们对孩子感情深厚，只是不善表露。”在林庆金心里，有一个不断地隐隐在作痛的角落。当他南来不久，林母就在乡下去逝了。没有机会向母亲尽孝道，是林庆金这一生中永远不能弥补的遗憾。

所以他的灰砖厂生意稳定下来以后，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赶快想办法实现那早就游移在心里良久的愿望——把远在中国福建惠安涂寨镇廖厝前的父亲，申请过来南洋团聚。

林父在乡下时，向来生活俭朴，而且工作勤劳。到了槟城也是如此。一大清早起床，便到工厂帮忙做砖。

“平日工作要勤力，更不要胡乱花钱。”这是父亲给他的最大影响。

不论做任何生意，只要能够赚钱，就会出现竞争的对手。当林庆金的灰砖制作成功并且扬名以后，市场上几乎每个月都有新开的沙场和灰砖厂。曾经一度，小小的槟城居然一共开了十家，但是，到最后，经营不易，一家又一家纷纷倒闭，仅只剩下唯一的一间在生产，正是老字号的《林庆金灰砖厂》。

重情重义，是惠安人的性格特色。林庆金是从这园里的一条河开始建筑他的沙石王国。当那条小河再开采不出沙的时候，念情重义的他并没有抛弃它，反而把它买下来。

“这是我生平拥有的第一个园丘，二十英亩，以一千元作为定银，再分期付款。”

当然，林庆金根本不晓得，这份恋旧之情，使他的未来有更大的收获。

因为沙的来源不足，灰砖厂就办不下去。而生意一停顿，全家生活也就成了问题。对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人，危机可以变成是最好的时机。“不要埋怨生活迫人，因为有压力，才会努力去寻找更好的机会。”这是林庆金成功的其中一个道理吧。

他四处去探听寻觅，结果发现在离他的灰砖厂不远处，另一个更大的园丘里头也有一条河。而且这个园丘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在大路旁，交通非常方便。不过，价格当然相对地高昂，需要八十二千。在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幸好林庆金遇上了一个好心肠的园主。“只要付给订钱两千元，就可以进园去挖沙。”

林庆金非常感动：“园主还答应给我分期付款。”

他于是计划在这里开设一家比旧厂更大的灰砖厂。没想到，在他只懂得工作和做生意赚钱的时候，时机教会他如何累积产业，并把他带人一片大好的产业市场。

他正在忙碌地筹备成立更大的新工厂之际，突然有人找上门，要向林庆金购买靠近大路边的两英亩地，说是要建batik工厂。林庆金随即试探性地多问一声，那个人居然出价七十七千。

“他要向我买两英亩地，给我七十七千元！”林庆金也颇觉意外。

这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好运气。他终于明白天降横财的喜悦。这样说来，他只需要再找多五千元，就可以拥有这一块园地了。机会到他的门口来敲门，他绝不可白白走失。

林庆金于是设法把园买下来，再转卖掉其中的两英亩地之后，就在园里设立他另一个更大的新灰砖工厂。

一个人的运气来的时候，恁谁也阻挡不住。

这时灰砖市场开始活跃。

红砖价钱过高，那时檳威大桥尚未开始建筑，檳城和威省的交通唯靠海上的渡轮，运输并不方便。而且灰砖工厂在林庆金管理下，无论是品质与数量，都已经日

渐提高并受控制，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接受。

生意于是越来越红火。

十多年的沙场岁月，《林庆金灰砖厂》终于打出了高品质的名声。





七、婚姻和家庭

林庆金大约是三十岁的时候，他在丹绒武雅租一间小小的亚答屋。租金每个月是二十元。租一个园，费用是一年一百元。向政府申请挖河沙的年税是两百元。林庆金最初的计划，是挖河沙出售当建筑材料，后来经过计算，如果把挖出来的沙，用来制作灰沙砖，再转售出去的话，就可以有超过十倍的营利。于是，林庆金决定更换另一个做生意的方式。

《林庆金灰砖厂》成立，由工人负责制作灰沙砖，林庆金自己当推销员。每天骑一辆破旧的老爷摩多，到处去招徕生意。

早上出门招生意，下午一有时间，就从丹绒武雅乘搭巴士去武吉丁宜探视刚租来的另一个沙场。林庆金的两个沙场都在槟城海边，同一个巴士公司走的同一条路线。林庆金清楚地记得，那年行走在那条海边路线的巴士公司是兴公司，兴公司的巴士车是蓝色的。

刚开始每天来回搭巴士的时候，全心全意投入在事业的林庆金，一心悬挂的是沙场的工作情况。不知道今天工人制作人工沙，做得怎么样？又不晓得制作灰沙砖

的工人是否认真勤劳做工，今天一共制作了多少块砖？还有，明天早上打算要到哪里去招生意？要向购买者如何宣传自己工厂的灰沙砖的质地有多优良？

林庆金的身体虽然坐在巴士里头，但他的头脑里在不停地思考的，全都是和事业有关系的计划。

有一天，林庆金上了巴士，一个剪票员向他走过来，要同他收钱买车票。

“啊！”林庆金往袋子一掏，发现自己摆了乌龙：“我忘记带钱出来。”

那时一趟从丹絨武雅到武吉丁宜的车票，是二十五仙。但他身上连一毛钱也没有。

这下怎么办呢？看来是要被赶下车去了。就算剪票员大发慈悲，愿意通融，不同他收钱，他也不一定就可以乘一趟免费巴士。因为巴士走到半路，往往会有查票员上来检查。如果发现有人没有买票，不是半路被赶下车，就是得掏腰包，拿钱出来补买车票。

林庆金手足无措，只能怪自己太糊涂。成天就是在

想着做生意。连钱也没带就出门来了。然而意外的是，虽然他没钱给那个年轻的女剪票员，她却剪了一张车票给他，还说：“哪，请你坐车。”

居然有这样好的事？林庆金又惊又喜。他自认自己当时外型很像一个唐山阿伯，但是却有年轻女剪票员请他免费乘巴士。

他心里不禁掀起了涟漪，有一丝甜蜜的感觉升上来。于是，回程时候，他在武吉丁宜车站痴痴地等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当时自丹绒武雅再上去武吉丁宜的乘客不多，下市区的巴士趟数比较频繁。

“不等同一辆巴士不行，因为回去还是没有钱呀。”林庆金边说边笑起来：“不是每一个剪票的小姐都会请我坐免费巴士的！”

林庆金那天下了车，到沙场工厂巡视一遍，就即时回头坐在巴士站，等待那个好心肠小姐负责剪票的巴士的出现。

同样那辆蓝色巴士终于上来了。车上果然是同一个剪票小姐，她看见他，也认得他，于是，再请他乘一趟

免费车回去，照样是二十五仙。

这个心地善良，热心助人的小姐，来回就帮他出了五角钱的车费，林庆金当然非常感动。

于是，他主动探听：“你住在哪里？”“什么时候有假期？”“有假日不做工的时候，可以去找你吗？”原来这个请林庆金坐巴士的好心小姐来自居林，当年孤身寡人离乡到槟城工作，就租个房间，住在槟城安顺路那一带。一趟五角钱的来回巴士车票，成就了一段巴士因缘。这位好心的居林小姐，后来成为林庆金夫人。

当林庆金的大儿子汉民出世的时候，林庆金年三十四岁。

在南来的这几年间，林庆金也曾遇过一些感情事件。但都是蜻蜓点水似的，并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感受。

他还记得当年他第二次南来，未患上肺结核病前，还租住在春满园。那时他开个小鞋铺在为人补鞋也卖鞋子。有一个有钱的同乡，大约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已经赚了一些钱。林庆金是这样形容他的：“又有钱又风

趣。”

每到黄昏时分，这位有钱又风趣的同乡，就来找和他谈得来的林庆金，一起去喝咖啡。

“都是他请客。”林庆金说。“他是富人呀，我当时哪有这个钱？”

当年的槟城，男人的晚间消闲活动，就是去喝咖啡。因为喝咖啡的地方，有年轻貌美的女人来陪客人一起喝，一起聊天，当然这些咖啡比白天自己单独一人喝的，价格要略高一些。

这些年轻貌美的女人，大家叫她们“咖啡旦”。

他们去的那个咖啡档，就在今天槟榔路浩昌西药行的后面，从林庆金住的春满园，走过去不是太远。

林庆金说：“说实在的，我那个时候，连喝杯咖啡的钱，都没有能力呢。”说着他又笑起来：“一杯咖啡要五角钱哪。”

平日省吃俭用的林庆金，这五角钱，够他用来吃一

天的三餐了。

林庆金看见那个富有的风趣朋友，一直在塞钱给那个来陪同他们喝咖啡的咖啡旦。“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林庆金到今天还记得她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哪个女人却不理会那个有钱的朋友，她说她喜欢我。

然后他大笑：“那个女人是傻的，富人要她，她竟不要。而我当时是穷小子，不敢幻想啦。”

当然这只是林庆金感情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那个时候的他，以赚钱为最重要的人生大事。全家人都在中国乡下，期望他能赚大钱，风风光光地回到乡下去扬眉吐气，他怎么敢在担着重任的时候胡思乱想？

之后，在怡保朋友带着旧机器，从吉打州到檳城林庆金的首个沙场，来开始洗人工沙时，也同时带来他的工人。其中有三个是洗琉琅的少女。这三个来自怡保的少女都还年轻未嫁。平时她们工作时，把头脸都包得密密的，著上长袖衣又戴黑眼镜，真看不出是美丽的女人。而且她们做起工来，勤劳能干，比男人更像男人。因为林庆金每天都在沙场，监督他们的工作，一有空时，就同工人们聊天。有一天，二个女人说，要一起嫁

给他。因为她们三个在一起工作已经很久了，感情很好，不要分开。不过，她们是有条件的，嫁给林庆金这个沙场园主以后，就要做少奶奶。林庆金听不懂“少奶奶”是什么意思，以为是“不必付薪水的工人”，所以赶快说：“好呀好呀。”那时还没结婚的林庆金，听到有三个女人要一起做他的不必付钱的工人，当然十分高兴地答应。

结果讲清楚以后，才明白双方都在做美梦。

林庆金这才知道“少奶奶”的意思，是不做工的富家太太。

谈判不成功，半年后，沙场关闭，做不成“少奶奶”的三个年轻小姐也走了。

因缘是天注定的。最终林庆金遇到好心肠的小姐，因为一张车票，变成他的太太。

长子汉民出世，林庆金非常高兴。三十四岁才有一个儿子，每天早上照样骑老爷摩多去招生意，下午就抱着刚出世的儿子，去找还在工作的太太。

那时林太太照旧在做巴士剪票员。林庆金就在巴士站的办公室等她。

办公室有个接电话的小姐，因为林庆金时常搭这一个路线的巴士，所以很早就和她认识。当他抱着宝贝儿子汉民来等太太的时候，电话接线小姐看见可爱的婴儿，工作闲空时，也过来抱他，逗他玩。

和天下所有的爸爸一样。林庆金疼爱儿子，而且他非常坦白：“我的儿子那么英俊可爱，抱他出去，到处炫耀。”

刚做父亲的人，都有骄傲的心理。所以看见其他人也对自己的儿子那样疼爱，就很高兴。

“每个人看见汉民，都要抱起来亲亲他。”林庆金回忆的时候，也在微笑：“把他的脸颊都亲得红红的。”

但是，林太太却吃醋了。林庆金每天都抱儿子汉民到车站办公室，而几乎每一次她的巴士车停下来，就看到电话接线小姐在抱着汉民，终于有一天，她很生气，打电话给电话接线小姐：“汉民是我的儿子，又不是你

的。你要儿子，就自己生呀。”

电话接线小姐被骂，当然也生气，她一想，自己认识林庆金在先，而且林太太这样讲，太欺人了。

“好呀。”电话接线小姐回答。

两年后，她和林庆金生了女儿玉珍。

“那个时候，两个太太都还继续工作，就连怀孕，也做工做到孩子出世。”对两个愿意和他同甘共苦的太太，林庆金都有感情。“我还很穷呀，正在创业时期。”其实在这之前，林庆金早年在乡下，曾经娶过一个元配太太，名叫陈心。

福建惠安乡下，向来流行指腹为婚。当时，林父和陈父，曾经一起南来当新客，因为同甘共苦过，所以感情像兄弟般亲密。回乡以后，陈林两人再度合股做制砖生意。当两个人的太太同时怀孕，林父和陈父相约：“若是都生男的，就结为兄弟，两个都生女的，便成姐妹，要是一男一女，就让他们结为夫妇。”

陈心出世后，才一岁的稚龄，陈父便逝世了。因

为之前有了约定，虽然林陈两家都是乡下人，却注重允诺。陈心没有父亲后，林家就把她抱过来养大。

当林庆金十八岁那年，就和小他一岁的陈心结婚。那年十二月结的婚，隔年一月他就因为家乡抽壮丁，跑到厦门去等船，南渡槟城了。

一直到林庆金在槟城赚了钱，重新回乡，才有了林玉兰一个女儿。

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林庆金离开家乡再到槟城，也是单身一人过来。在槟城生活比较安定后，林庆金才申请陈心和女儿玉兰到南洋。可惜陈心身体健康情况向来不好。在家乡也时常看医生，医生诊断说是哮喘，因此多年来都当哮喘病人医治。待来到槟城，换了环境，身体健康依然没有改善。后来，经过这里的中央医院检查，才发现是心脏有孔。那个年代，医药不昌明，医生不普遍，心脏有孔必需到马六甲医院才有专科医生。于是，林庆金便送陈心到马六甲医院去。

在马六甲医院，负责诊病的医生，建议陈心动手术。医生认为只有开刀才有机会延续生命，但是，当年的中国人，因为缺乏医学常识，把开刀当成大事，而且

非常排斥。衰弱的陈心坚决反对。她不要动手术，更误以为一开刀，心脏就停止跳动，那等于是提早走向死亡。

林庆金说：“我还记得，在病床上，她说她知道自己不行了，三两天就发喘，身体越来越弱，她并且劝告我，一定要再娶。”

今天，拿督林庆金共有十一个孩子，六男五女。

元配留下的长女玉兰，最早协助他经营沙、石、土建材及房地产生意，曾任星报日报总经理及星洲日报执行董事。现于雪州开设包装产品公司及出产包装产品工厂。

第一任太太生下汉民、汉强、汉水、汉发四个儿子及女儿汉妮。

汉民现在在香港、中国发展。生意包括商业花园地产、高尔夫球场、度假酒店、赛车场和投资管理公司等。

汉强是菲律宾政府驻马来西亚商业代表。

汉水是槟州建筑业之知名建筑商。

汉发从事产业及装修设计业。

汉妮是执业律师。

第二任太太生下汉生、汉良两个儿子及玉珍、玉丝、玉云三名女儿。

汉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硕士，现协助父亲从事产业管理。

汉良是电子工程师。目前是美国一家大型电脑公司派驻新加坡的高级主管。

玉珍目前协助父亲管理沙石土建筑基材业务。

玉丝毕业于纽西兰大学，拥有化学士学位，目前是全职家庭主妇。

玉云是一名特许秘书，辞去上市公司职务后，在吉隆坡开设自己的事务所。

每个孩子都事业有成。拿督林庆金的内外孙超过20个。

“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没有不良嗜好，衣食不愁，自己独立。”林庆金非常老怀堪慰。他特别强调的是：“每一个孙子读书成绩都很优良。这才是我最开心的。”





八、贵人

一个对槟城完全一无所知的外来移民，从中国福建省惠安县涂寨镇的廖厝前乡下像个傻小子般，孤伶伶一人，因为父亲担心他被抽去当兵，而后可能遭到不幸的下场，狠下心肠决定要他过番来当新客。于是，家徒四壁而年轻无知的林庆金单只携带两套衣服，咬紧牙根，充满希望就往陌生的南洋冲闯。遭逢各种各类的失败、挫折，遇上无数的挑战，他都抱持着坚毅强悍和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经过多年的艰辛拼搏，终于能够在风俗习惯民情完全与福建家乡相异的热带南洋立足，成家，并且创下不小的事业，扭转了自己和一家人的命运，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厦门乘搭荷兰商船，因为无钱，只好在船上“客串”——当临时水手。在海上还曾经丢过五具尸体，承受大海汹涌的浪涛和考验，训练出他的胆子，虽然上岸时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林庆金还是勇敢地踏上槟城这个陌生海岛的土地，然后想尽办法、克勤克俭、刻苦耐劳、努力学习、拼命工作，果然愿望成真，让他赚了一笔钱。于是，林庆金非常高兴地兀自以为，这下子他可以将平日省吃俭用，储蓄下来的钱：带回中国福建惠安乡下去成就另一番事业，从此便留在乡下老家，

和全家人团聚一起，平安也平凡地渡过一生。

没想到他幻梦中的理想未来，竟然成为一滴滴落在黑夜的大地上的墨汁，在一片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连痕迹都无法留下。好梦成空的失望再一次侵袭林庆金。

也许只能归咎于命运的安排吧？

怀着美好的幻想，回到乡下以后，发现一切和他离家之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政局依然不稳定，人民仍旧生活在半饥饿的状态中，土匪强盗还是到处掘起，大家都在恐惧和艰困中过着没有粮食的日子。生活改善不了，全家又再是穷得过不下去，和家人相聚一世的理想终于再度破灭，无奈之余，唯有再次选择过海南来。谁知多蹇的命运并没有放过他，林庆金不幸地患上了当时在南洋流行的传染病——肺病，不但无法工作赚钱，还得需要遭受隔离，被医院遣送到麻疯屿去疗养数年。

待健康恢复后，林庆金才得以重归槟城，然而旧有的一切，却变成一场空无，包括在这之前他在槟城的人际关系，他的生意，全都化为乌有。病后的林庆金得了新生，但是他又得再从头开始，重新为生活而积极奋

斗。

人生是多么难以预料呀！从一无所有，到有了一点积蓄，然后又回到一无所有。幸好袋子里什么也没有的时候，林庆金依然拥有一颗求知求上进的心，拥有努力坚决的发奋图强毅力，拥有遭遇挫折不往后退的不屈不挠精神。

本着“年轻就是本钱”的心，“只要向前进，就会走，不断学习，不停做试验，但还是照样地屡屡遭受失败，但他从来不灰心也不放弃。

人生路上，一朝一夕便想攀上高峰是不可能的。当林庆金在制作人工沙，制作灰沙砖时，全都是自己一个人绞尽脑汁，想出各种方法去做实验。想到一个方法就赶快动手去做，做好了又想改进得更为完善理想。从不对做到对，从对做到更好更完美。但是，就算是一而再地遭逢挫败，对林庆金来说，那也是好事。因为从失败中，可以获取经验。起码下一次不会犯上同样的错误，无需再重蹈覆辙。

在槟城，首个制作人工沙场，首个制作洋灰沙砖厂，都是属于林庆金的。这是林庆金白手闯出来的天

下。但是，他从来不自傲。

林庆金告诉自己，要成功有三个方法，也可说是三个秘诀吧。这三个方法或秘诀，就是一、学习，二、学习，三、也是学习。这学习就是要做，一再地做，只有动手去做，才知道方法是否正确，要是发现不对，那很简单，就再找另一个方法，或是寻求另一条途径，“有做才有方法。”要是只说不动手，肯定不会有成果。惟有通过不断地实践，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没关系，这不是羞耻的事。最重要的是要有学习的心。“有心不怕难，有心不怕迟。”蜗牛一步一步地行走，爬得很慢，最后也终于可以抵达目的地。只要脚踏实地，坚持向前，披荆斩棘，在所不惜；只要能够克服困难，朝前方走去，总有一天，成功在手。

果然，凭恃着这种不畏苦不怕难的精神和信念，林庆金终于创出了他梦想中的事业成就。

拥有两间建筑基材厂，林庆金自觉成就不大，但却非常自然地引起别人的羡慕。不过，在这之前所受的人情冷暖，惟有他自己才明白。

创业期间，产品试验的过程，有辛酸，有痛苦，有忧虑，当然也有快乐。尤其是试验成功的时候，那份成就感和喜悦欢欣之情是无法言说的。

那个时代，林庆金虽然没有钱，但有自知之明。他非常清楚自己既没有学历，也没有学识水平，又缺乏专有的技术，身边也没有半个专家在给予指导。他仅仅靠自己一个人不断地摸索，像盲眼的人在黑暗中行路，担心走错，忧虑碰伤，也害怕跌倒。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一生中从来没有碰撞过跌倒过，他充满信心地说：“应该是在每次跌倒以后，都能勇敢并迅速地再爬起来。”

唯有能够承受失败的痛苦，才能得到成功的荣耀。林庆金最终走出一条康庄大道，那种吐气扬眉的喜悦，确是不能言说的。

然而，对于自己能够在十多年间，创立出不小的事业，林庆金却说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他多次重复，那是因为“幸运”。

事实的真相，谁也清楚。如果说创办事业，单靠幸运，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林庆金自认无才学无知识，

只不过，无论在怎么艰难的情况下，他都不气馁也不退缩，时刻不断地充实自己，智慧和才干因而累积和训练出来，他相信平日必需有所准备，一旦有机会来临，就可以尽情地发挥。

一个无知又无钱的贫穷过番客，日后竟成亿万富翁，林庆金说这是命运厚待他，让他一而再地遇到好心肠的贵人。自上商船下海岛再到租屋租园租河开始，然后再到制作人工沙，制作洋灰砖，这一路缓缓走来，虽然崎岖不平，曲折婉延，却都有贵人来相助。为此，林庆金觉得上天对他非常钟爱。

比如他拥有的第一块园，园主当时只收他一千元，就允许他住进园里去，并且开始工作，因此就有了经济来源，然后再让他慢慢分期付款。在无形中，提供他很大的方便和机会。只要肯努力，肯做工，每天就会有收入，也就可以继续再投资，生意方能拓展开来。

接下来当他计划要购买第二块园的时候，虽然这块园只有一张地契，但是整个园却由几个园主共同拥有，若要出售，则需要所有的园主都同意才能成事。在商谈这件买卖时，其中有一两个园主不愿意合作，那么这宗交易便难以完成。林庆金在洽商时候果然遇到阻碍。

当年林庆金曾经帮忙一个王姓律师看顾王的房子，王律师相当欣赏林庆金的为人，当他知道林庆金碰上这难题，便出面大力帮忙，总算把存在的问题顺利地解决。

在林庆金创立事业的过程中，热心的朋友时常不遗余力的伸手援助，而这些温馨的友情关照，令林庆金深刻感动。

他重复地说，一个人能够成就事业，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人际关系和运气也非常重要。

当第二块园的人工沙，产量又再渐渐减少之际，林庆金再度开始到处去寻觅适合地点作为他未来的沙场。

这次他改变方向，找到湖内去。

今天的槟城湖内，繁荣蓬勃，人口增加，新的商业建筑越来越多，住宅区一个接一个建设起来。然而，在当年，那里是人烟稀少，树林野芭的偏远荒僻，没人要去的地方。不过，那里的沙质非常优良，最适合当建筑基材。湖内的园主姓张，“他也是一个大好人。”林庆金这样称赞张先生。他们约会见面时，张园主听到林庆

金要在他的园地发展沙场，非常高兴，一口答应把园地卖给他。

那是七十年代，槟城的屋业发展渐渐在升温，无论是政府和私人的建筑工程业都开始走向蓬勃。因而建筑基材的需要量一直在不断地增加。

槟城州政府大厦的建筑工程也刚刚开始，那是今天在棋城轮渡码头附近，旧的州政府大厦。由于那个年代，除了林庆金，还没有别人从事制作人工沙，挖沙出售的行业也不发达，所以沙在市场上非常缺乏。因为如此，州政府大厦的工程，进行速度十分缓慢。

有一天，有个人来找林庆金，原来他是负责州政府大厦的上海工程师。经过一番仔细观察，他发现林庆金在湖内沙场的沙，质量是一流的。因此，他通过州政府的工程部，要求林庆金沙场大量供应。

林庆金当然非常高兴，不过他的答应却是附带条件的。因为当时林庆金在湖内沙场的机器是旧型的，早已经过时，但他自己又没有能力拿出更大的本钱来投资，无法大量生产人工沙，所以盼望政府愿意贷款给他，这样他才能提供政府所需要的沙的份量。

他陈述业务上的困境，结果获得州政府的谅解。州政府批准他一笔十千元的贷款，让他能够顺利进行人工沙的制作。

获得州政府的支持后，林庆金有足够款项购买新式机器，工人数量增加，运输问题也同时获得解决。于是林庆金沙场就能够大量供应沙给州政府大厦的建筑工程。

这是林庆金首次和槟城州政府工程部的接触。

当槟州政府大厦得以如期完成时，林庆金得了一个外号，叫“槟城沙王。”

这时，建筑界的人都认识林庆金是沙场的老板。

除了“槟城沙王”之外，林庆金还有另一个外号是“槟城石王”。

“石王”这外号，却是林庆金无意中得来的。

由于湖内的沙质量好，恰巧又遇到槟州建筑业的辉煌期，需求量剧增。不过，园内的沙已经大量供应给州

政府大厦，以林庆金的经验，他知道沙的产量将会在短期内逐渐减少。怀着未雨绸缪的心态，林庆金决定在湖内这个地方再搜寻多几个园丘来开拓多几个沙场。

当年的湖内，被槟城人视为离开市区非常遥远的一个角落。但因为它的沙土的优异质量，林庆金并不介意距离的远近。他最迫切的盼望是能够因而开拓出自己沙石的事业。

当他找到好几块连接在他沙场旁边的园地时，那个心肠很好的张园主，居然自动自发对林庆金这样建议：“如果你要买园，不够钱的话，我可以借给你。”

人结人缘吧。林庆金非常意外张园主对他的信任的关怀。

“人间有情。”林庆金一再诉说他的感恩。“在这世上，善良的好心人还是有很多的。”

槟城是个小岛，无论到那里去，距离都不能算太远。但是，在交通不太方便的当年，离市区不过远一点，就被归类为“很远，太荒僻。”

而这个被槟城人视为荒僻的山区，只有树林和石头的湖内，却是林庆金走进建筑业的起点。

湖内的沙场里，当人工沙全挖光后，发现下面的一层都是石头。

石头可以做什么用呢？生意头脑灵活的林庆金念头一转，购买石较机器，把大石头较成小石子，接着马上就将他的沙场转为石较，开始供应建筑商另一种建筑材料——小石子。

这就是为什么在“槟城沙王”之后，他又再被槟州人称为“槟城石工”的原因。

槟州政府正在积极地推展工业区。在峇六拜一带开始大量建筑工厂。就在蛇庙后面，今日檀香寺的附近，槟州政府建了许多工厂，全是打算卖给外国投资商过来设厂用的。其中一间日本商家来投资的工厂，建到一半时，遇到一块巨石卡在地上无法解决。负责这项工程的建筑商也没办法，只好向州政府投诉。

州政府再往上请示，结果出动了当年刚刚成立的槟州发展局的首长。首长同样无法解决这个难题，他亲自

邀请林庆金来共同想办法。

虽然没有学历没有文凭，但是因为十多年的工作经验，林庆金巡视一番后，马上提笔画一张图，再与首长作一番解说，并建议将这块巨石打碎后的小石头，用来填都茅的海。

“这个工程是北海的人在负责做的。其实之前我也有下标。”林庆金虽然标不到这项工程，没机会赚这个钱，但他还是非常乐意帮忙解决这个难题。

除了是因为对自己的工作经验的一份挑战之外，同时觉得能够协助槟城，这个他已经对它产生一份依恋的感情，并将之视为第二故乡的小岛，更迅速地发展工业区，也算是尽了作为槟城子民的责任。

这个事件，令当年的槟州发展局首长对林庆金留下深刻的印象。

接着，槟威大桥的工程启建了。

这一条将槟城和威省联结起来的大桥，非常重要。不只为槟城和整个半岛的交通带来很大的方便，槟城的

发展也因此更为迅速快捷，包括工商业活动和旅游业的推展。这时，林庆金除了槟城湖内的沙场、石较、在北海也有石较，还有黑油较，全部供应给大桥的建筑工程用。槟州的其他商业活动和旅游业尚未蓬勃发展，林庆金基材公司已经先发展，成为槟州政府大工程的材料供应商。

当槟威大桥未建竣前，也遇到一些问题，前任槟州首席部长派人来邀请林庆金一起和国外的工程师、专家及学者们共同商量。林庆金的技术经验是他们重视的。上一回在州政府建筑工厂时，他“随手”就解决了“巨石”的问题，令槟州发展局首长放下“心头的大石”，也因此对林庆金的工作经验很有信心。

这一次，林庆金再度以其多年的技术经验，将其他工程师、专家学者都没法处理的，有关槟威大桥衔接的问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过后，当槟威大桥开始通车时，槟州前任首长称赞林庆金：“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建筑师”。

经过林庆金两次提供他的工作经验，解决了工业区石头和大桥上一些技术问题后，槟州首长和林庆金两人日后也成了生活上的好朋友。

槟威大桥也成了他们的友谊之桥。

前任槟州首席部长喜欢和林庆金聊天。星期天如果有空，就打电话邀请林庆金过去他的官邸喝咖啡。虽然他们两人的爱好完全不相似，林庆金不喝咖啡也不抽烟，而首长特别喜欢喝咖啡和抽烟。然而，也许是投缘，也许是话题投机，他们一谈，往往就是数个小时。连首长夫人也曾经对林庆金说过：“许多人约他，他都说没空，但就是特别喜欢找你。”

两个人是无所不谈。甚至当时南来的故事林庆金也曾经在闲聊时候向槟州前任首长透露过。结果有一回，前任首长将林庆金客串水手南来，并且不知道坐舢舨得付钱，结果被舢舨划桨人卖给三轮车夫的故事，写在澳洲的一份英文报纸上。发表以后，还拿给林庆金看。

“我连ABC也不懂。”林庆金心无芥蒂地自己笑自己。“怎么读得懂呢？”

虽然林庆金对英文一窍不通，但是槟州前任首席部长却尊敬他的工作经验和知识，因此从来不会轻视他。

对于这位槟州前任首席部长，林庆金非常欣赏。“

当年全国第一个开发的工业区，就在槟城和北海，首长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首席部长，不辞劳苦地到世界各国去招徕商家到槟城来成立工厂，为槟威人民制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在处理学校事务方面，也尽量提供各种方便，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接受更良好更高深的教育。他开桥造路，不只让人民带来交通的利便，也让槟城和半岛的联系更贴近，工商业的进出口在陆路上更加快速，单只这些，就已经造福很多群众了。而且首长心肠善良，人情味浓，不论做什么，一心都是在为人民谋福利。作为槟城的居民很有福气。”

林庆金曾经提供过州政府许多工程的建筑材料，他提到前任首长曾经和他要求：“供应材料不准半途涨价，要为政府的利益着想，因为政府是在为人民做事，为人民的福利在努力。”

林庆金和首长时常在一起，所以他非常了解首长的为人：“他不赚其他钱，完全是个知足常乐的首席部长。”首长也约过林庆金去打高尔夫球。林庆金对此没有兴趣：“不，我不会，我也没有空，我必需天天去打‘大粒球’。”

林庆金每天都到他的沙场，石山，石较，去把大石

较成小石子。这就是他所谓的“大粒球”。

一直到今天，前任首长已经退休多年，林庆金也经历了种种人事的沧桑，而他们的友情，像槟城升旗山上的绿树，长青不老。



九、辉煌时期——建筑业

如果有人说，一个提供建筑基本材料的供应商，而且是一个提供大量建筑基本材料给州政府的建筑工程应用的建材供应商，没有自己名下的屋子居住，听说的人一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这一点也不奇怪，而且还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

林庆金一家人，包括已经申请南来多年的林父，都一起住在大英义学路的一间小房子里，而那小小的板屋也不是自己拥有的，是同别人租来住宿的。

在忙着创立建材生意的时候，林庆金一心一意只在思考着如何开拓更大的事业空间，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好更旺？完全没有考虑到，应该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古代的圣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衣食问题倘若尚未解决，则其他的一切都不必多谈。这正是林庆金的想法。不过一旦事业有成以后，林庆金终于考虑到安顿家人的问题。他要为全家人提供一个比较理想的居住环境，就是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长期住在租赁的屋子里，每个月得付还房租若干元，况且房租缴付到最后，屋子终归是别人的。居住在别人的房子，始终感觉缺乏一份归属感，并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从事十多二十年的沙、石、土生意，赚了钱的同时，不免也对建筑业有多方面的认识。而且因为生意关系，他也和工程部接触多年，对此部门亦甚为熟悉。

当一班朋友闲聊，提到“自己的屋子”时，林庆金不禁心动起来。让全家人都住在租来的房子，在这个已经有能力购买屋子的时候，似乎有点委屈。

考虑再三，林庆金决定加入建筑业，扩展自己的生意网络。

因为从事建筑业，除了可以把建好的房子卖给人，还可以自己建筑自己居住的房子，这是另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最初是在槟城升旗山脚下，有人介绍林庆金认识一个地主，那个地主有心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屋业，但对此行业一无所知，不晓得手续应该如何进行？当他和林庆金提起这事，林庆金灵机一触，建议地主和他合股，两个人一起来经营。

双方同意那一块地若可建屋二十间，一切的建筑工程由林庆金建筑公司负责，包括所需要的材料及办理所有应做的手续。当屋子建筑完毕以后，地主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获得其中五间已经建好的房子。

那个地主非常高兴地接受林庆金的这一个献议。因为一般人对建筑的事项和有关手续的进行完全陌生。如今作为地主的他根本不用劳心费神，就可以拥有数间建好的房子，而且可以自由选择要自己居住或是转售给他人。

想出这样一个合作的主意，正好投合许多地主的心意。他们为了省时省事，纷纷过来找他，于是林庆金在建筑业也渐渐闯出了名声。

那时他在大英义学路租屋子住，租居的对面，那个地主也亲自来找他要求帮忙。他一口就答应了，而且在屋子建好以后，林庆金选择就在这里住下，办公地方也在居住屋子的隔壁。

林庆金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住在大英义学路的时期，开拓事业有成，他于是对这条路这个地方有了不同的感情，因此选择定居此地，一直到现在还是

住在这里。

许多地主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对建筑业非常陌生，其中的过程手续到底该怎么去进行？一想到既要找律师，又得寻绘测师、还有要进图征求市议会的同意等等，就打退堂鼓。地主们嫌这些工作琐细又麻烦。而且一般市民听到有需要到政府部门办事就觉得烦恼，林庆金这个“建筑分屋”的方法，等于是有人愿意上门帮忙处理种种烦琐手续，对地主们来说，“无需烦恼便可分得建好的屋子”确实比较方便简单。他们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条件。

就在林庆金积极地投入建筑业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两个地产经纪，也是他早年认识的朋友。他们问林庆金：“那块你早期购买下来，在丹绒武雅挖沙筑砖的园地，有人看中，打算要买来建酒店，你要不要卖呀？”

“哦。”林庆金起初不以为意，只是哦的一声。

但是，两个地产经纪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大吃一惊。

“那块地，可以值一百多万呢！”地产经纪声音不

大。

但是，林庆金回答的声音却很大。“什么？”

林庆金这时才知道，拥有土地的最大好处，是由于土地将会越来越少，于是它的价格就可以升值得那么快那样高！

林庆金说：“那年长子汉民刚刚中学毕业，正打算要出国留学。”

他正巧在为长子的出国费用而烦恼不已。

他可以记得如此清楚，因为就是在这一年，他无意中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这个时代，百万富翁是小富，城里的百万富翁多如过江之鲫。那个年代，拥有百万已经算是一个大富豪了。

那片已经没有沙石可挖可用的园地，对外号《沙王》、《石王》的林庆金毫无用途。早年林庆金因为有一份感恩之情，他的首间《林庆金灰沙砖厂》就是在这

块园地开始的，他把这里看成他堆砌他的沙石王国的事业的第一块砖。所以这片园地虽然已经没有沙和石可用，他还是买了下来。

说实在的，他在购买的时候，是当成一份纪念，确实没想到有一天，竟是这块园地促使他在一日之间有了上百万的身家。

“好象是从天而降的意外之财。”他说。“也是汉民的福气吧。”

于是，长子汉民到英国留学的费用，竟在顷刻之间就解决了。

因为是一份惊喜，也因为这一路走来，林庆金一直遇到好人。所以当两个经纪人的朋友说，那块他已经没有用的园地的价格，市场价可值一百多万时，林庆金直截了当地说：“好，那我就拿一百万，卖价多少你们去谈，其余的就作为你们的佣金吧。”

那块地，最后成交，卖价是一百二十多万。但是，林庆金遵守诺言，只拿一百万，抱着有福同享的心理，让两个经纪人的朋友也获得该拿到的佣金。

林庆金的长子汉民，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深造时，林庆金第一次身边有那么多钱。

“完全没有想到。”林庆金对自己能够有一天“身怀巨款”而感慨万千：“每次想起，第一次踏在槟城的土地上时，身边连一分钱也没有，觉得自己还真勇敢！”

两手空空的也终于抵达槟城，尔后白手成家，还能赚到生平的第一百万元。

林庆金非常坦白：“觉得自己快乐得要疯了。”

那愉悦的感觉，就算是想，也的确会令人颤抖。林庆金现在回述当年这事时，毫不掩饰他的心情，大声地笑起来。

当年，1970年代的一百万，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当时在槟城的一间双层排屋，价格也不过一万多二万元。

土地产业的升值是肯定的。尤其槟城是个土地有限的小岛，园和地将会越来越少，发展一块，就少了一块。当社会发展带来的屋业和其他各种商业活动繁荣

时，土地价格的狂飚是可以预见的。

林庆金比别人先看到这一点，于是，产业的累积成了他未来的商业目标。

俗语说：“有钱好办事。”卖园得了一百万，在槟城这样的一个小岛，人际关系密切，活动范围不大，话语转来转去的，没多久就许多人都知道了。

于是，每天早上，总有十多二十个产业经纪商，排着队前来找林庆金。他们纷纷介绍他买园买地。当然各个经纪商都强力介绍自己手上客户的土地。但是，林庆金拿到图以后，并没有冲动，他先通过市议会，仔细调查，哪一些能够有发展机会的，他就收购下来。

就是这样，林庆金本来经营的生意，是建筑材料供应商，平日有二十多辆的货车在运输沙、土、石、砖等，提供给槟城与威省的各个建筑工地。与此同时，林庆金也扩大了生意方向，他成了建筑商和发展商。

槟城是林庆金发迹的起点，但是著名的建筑商、发展商林庆金的名气最响亮的那个时候，倒不是在槟城。

这真是人生中吊诡的事。

林庆金这名字在众人口中成为传奇人物时，反而是在威省的大山脚发展南美同住宅区的那个年代。

有关南美国的这块屋地，其中也有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沙巴州有一个富翁，名叫丘保。当他从东马到威省投资，想从事屋业发展这行业时，他先是在南美园买了十九依格的土地，后来又添加到两百多依格。屋子的图样全都画好，进了市议会，而市议会也已经批准下来，一切全都准各就绪，于是，建筑计划便开始进行。

由于林庆金从事沙、石、土建材的行业，所以也替许多建筑工地做填土工作。而丘保和林庆金的首度见面，正是从填土工程开始。

丘保请林庆金为南美园的屋地填高土地。因为那两百多依格的屋地属于较低陷的地带，若没填土，就无法建屋。

当年市议会的规定是，必需将该片土地填高五尺。

后来南美园成了淹水地带。下大雨时，水就漫漶成灾。水患的后遗症不少，给当地居民增加很多麻烦，于是林庆金就被颇多南美园的居民埋怨。然而林庆金自认在建筑该住宅花园时并没有偷工减料，因为他完全是依照着市议会的规则在进行房子的建筑。

“事实上，那里应该要填高七尺或九尺才最理想。”这是林庆金后来获得的经验。他赶紧向威省市议会建议。因此现在那一个地区皆规定至少必需填高到七尺。“尤其是高速公路建好以后，一下雨，如果填得不够高，那一带即刻就成水患黑区。”

丘保请林庆金进行填土工程，可是一直付不出费用，这样过了七个月，林庆金分文未收到，不过工程仍然照样进行。

渐渐地，农历新年即将来临。盼望能够回家乡沙巴过年的丘保，在回家前去找林庆金商量：“我现在手上现款不够，无法发薪水给工人，你能不能先借我一百千？”

做生意谁没有周转不灵的时候呢？林庆金自己是生意人，当然了解丘保的苦衷，他没有犹豫，一口说好。

原来丘保也是个豪爽人，当林庆金拿出现款一百千借给他时，他当场缴付给林庆金十千元的利息。

“这太多了。”林庆金知道行情，当时市场私下借贷的利息是一千元付利息三十元，而丘保竟然是一千元付给一百元的利息。

但是，丘保却是爽快地挥挥手，就这样做了决定。

借到一百千，丘保即时解决了财务上的困难，他偿还了工人的薪水和一些债务后，就赶回沙巴去过新年。

新年过后，丘保又回到威省，继续南美园那未完成的建屋计划，而林庆金的填土工程亦照旧进行。

有一天，丘保又皱着眉头来找林庆金，对他叹息：“我的经济又再陷入困境。”

林庆金见到愁眉不展的丘保，二话不说，再掏出一百千借给丘保。

虽然他又再暂时帮忙丘保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不过接下去的日子，丘保不但无法依时付还向林庆金借贷的

两百千，还有那笔越来越庞大的填土工程的费用也缴付不出来。

那时林庆金在大山脚也已经开始向建筑业进军，他为此并向银行借款五百千。当他获知丘保在财务上再度遇到难关时，林庆金没待丘保向他开口，这回他自动拿出他向银行贷款的其中两百千去借给丘保，并且告诉他：“这两百千借你，但是你不要再付利息给我。”

对林庆金来说，和丘保认识了不少日子，生意往来也算有些时间了，两个原来不相识的人，如今已经是朋友。但是，一件令林庆金非常吃惊，非常意外的事发生了。

“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成年男人在我面前掉泪。”林庆金说。

丘保哭了，他抱着林庆金哭泣。

因为他太感动了，他为林庆金对朋友的义气而掉下感激的眼泪。

在社会丛林中行走的人都知道，有福同享是容易的

事，有难要同当才是极其少见。锦上添花的事，时常都有人在做，唯有雪中送炭的故事，像熊猫，不容易随时随地见到。

难怪丘保从此把林庆金当成好朋友看待。

人在落难的时候，平日口口声声捧你赞你的好朋友都消失，从此不见人影，而林庆金只是工作上的相识，却可以一次借他两百千现款，并且不要他付出一分的利息。

“不熟悉的人，要借钱，可以算利息，已经变成朋友，有难就要互相帮忙，再谈利息，就是无情”林庆金当时是这样想。

这种情义重过金钱的论点，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可能是过时落伍老土的想法。

因为把情看得比钱重，年轻人大多无法接受。但是，借出这两百千，没有计算利息，林庆金在金钱上固然损失了不少人息，然而，在感情上，无形中，林庆金赢得丘保友谊上的敬仰。

就是因为重视这份友情，竟把林庆金的事业和名气推上更高一层楼。

过了不久，丘保又再来找林庆金，这一回，他带给林庆金一个惊人的消息。

对林庆金来说，那也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事。

“这一次，我计算错误了。”丘保说：“实在没有想到，南美园这块地，地势实在过低，单单填土就要花掉那么多钱，说真的，我已经没有能力继续进行建筑和发展工程了。”

丘保明白地告诉林庆金他想要放弃发展的决定。

“啊！”当林庆金心里正为朋友丘保惋惜的时候，只听得丘保说：“我也决定把这块地转卖给你。”

“转卖给我？我哪有那么多钱？”这是林庆金的第一个反应。

他计算一下，单单是购买那片土地，他就得拿出一千三百多万，如果又再继续投资建筑屋业，那又得花上

另外一大笔钱呀。

林庆金当然明白，这是丘保对林庆金这位他心目中的好朋友的一片好意，但是林庆金对自己的资金也有自知之明。他很清楚，单凭他个人的经济力量；根本没有能力买下这样一大片的土地。

“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没有办法。”林庆金坦白地拒绝了丘保的好意。

“这笔钱数目太庞大了。”

这时丘保建议：“你可以一边进行建筑工程，一边广作宣传，然后一边开始收取屋子的订金。”

这是林庆金根本没有想到的好主意，丘保是一古惊醒梦中人。

“一个人要成功，要发达，有时候是命中注定的。”林庆金真是这样想。

那个时代，南美园是全大山脚规模最大的花园住宅区。买屋子的人不只限于威省各地。甚至还有来自檳

城、古南区各县包括居林、华玲等地的居民，也都争相到来抢购。

“完全没有想到。”林庆金也觉得不可思议：“也完全无法想像。”

一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原因，只能说是“好运气来了”。

“每天都有人到办公室来订购屋子，一共有十四间银行和金融公司负责贷款事项。”林庆金回忆当年的盛况。

林庆金和南美园成了当时的热门人物和热门住宅地点。

“车如流水人如龙”，在那段订购屋子期间，林庆金建筑公司的门口就是这般情况。

多得不胜数的购买者，公司大门每天早上一打开，人潮就冲着拥着进来，那种疯狂程度，仿佛“你只要走慢一步就抢购不到了”。

在这之前槟城人都存有一种相当保守的岛民心态、过于热爱自己居住的小岛。除非万不得已，要不然是不肯轻易离开自己的美丽家乡，移居到岛外去。但是，南美园显然是首个让槟城人青睐的位于威南的花园住宅。这是一个奇迹，无法解释。因为就连更靠近槟岛的威省北海，当时也还无法赢得槟城人的心。

而林庆金，他就是制造这份奇迹的发展商、建筑商。

所以，几乎所有的槟城人，在那个“南美园火红”年代，都把林庆金当成一个点土成金的传奇人物。

是他，才有办法令槟城人的足迹走向槟岛，定居威省，而且是用抢购的动作去争着订购。

虽然南美园的屋子买卖像一个热蛋糕，令买屋子的人发疯狂热地抢购。不过，作为建筑和发展商的林庆金，自己却“没赚到钱”。

他说：“真正赚钱的，是南美园再过去一点的两百依格的土地。”

那里原本是一块农村地。因为南美园花园住宅掀起的购屋狂热高潮，林庆金就去将这块两百依格的农业地，申请转化为建筑地。

单单是申请农业地转化建屋地的费用，已经高达四百万元。是威省地区有史以来最高的一笔费用。这也是一项破了记录的记录。

当林庆金申请转化成功后，有一间挂牌公司对这块可以发展屋业的上地深感兴趣。也许他们是看见南美园掀起的那股购屋热潮，打算延续那个高潮，因此派人前来和林庆金谈价格。

这块地确实让我赚了大钱，然而后来也是因为这笔钱，我赔上我的名誉。”来到这个年龄，许多事情都看得很化的林庆金，说这话时脸上还能够挂着淡淡的微笑。

十、两度判入穷籍

自1970年代开始，林庆金的事业已经渐渐扩大，而且由于管理得法，他的每个公司的业务都在蒸蒸日上。

从和地主分红的小小发展商做起，林庆金做事认真严格，所有的工程，无论大小，都不敢掉以轻心，很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他甚至全都亲力亲为，务求尽善尽美。林庆金跟从林肯说的：“勤勉是成功之母”这句话行去，而这样热诚付出的工作态度，到后来林庆金终于在檳城挣出良好的名声。

眼界和思想逐渐扩宽开阔的林庆金，雄心和壮志令他的业务范围不再只限于建筑这一行。凡是他认为可以为他带来丰厚利润和收获成果的，他就不畏缩不迟疑，锲而不舍去拼搏，积极去进行，去争取，去投资。

苏联的著名作家高尔基说过：“要使理想的宫殿变成现实，必需通过埋头苦干，不声不响的劳动，一砖一瓦地去建造。”意志坚强，努力不懈就是林庆金实现目标的力量来源。

身为林庆金集团的总裁，林庆金属下共有子公司及

附属公司五十家。主要的业务除了令林庆金发迹的老本行——即是经营屋业发展及建筑材料之外，他同时也在国内外从事其他服务业的投资，这些多元化的生意令林庆金名成利就。

所有的风雨，所有的磨砺，在这个时候，都已经成为过去。林庆金的睿智、胆识和襟怀，使他获得事业的甜美丰硕果实。

槟城的华人社会，把逐位建筑界翘楚林庆金被誉为商业奇才。地位名誉如日中天的他也先后荣膺槟州元首委为太平局绅、封赐准拿督及拿督勋衔。

早年从一个制鞋匠开始，慢慢汲取生活经验，累积工作技术，赤手空拳，辛苦奋斗，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毅力，终至取得这一份辉煌的成就，令人羡慕和佩服。从林庆金身上，印证了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所说的：“肯全力发挥自己的技能和想像力，并尽最大心力去工作，而非能少做就少做的人，必然成功。”

这一个时期的拿督林庆金，一切似乎都处在最美好最圆满的时候。他就像是站在成功的高高顶峰，事事皆顺心遂意。

出人头地曾经是他所响往的，他的追求不再是存在于脑海中的一份幻想。他所要的东西在现实中皆已经到手。当年一个从中国南来的番客的憧憬和希望，到现在完全变成生活中的真实。

崎岖迂回而坎坷困苦的人生道路，这个时候看起来仿佛已经成为过去，前面的未来道路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平坦笔直，轻松易走，前景也美好而开阔。白手起家的拿督林庆金当然非常珍惜这一个他一手创立起来的商业王国。在鲜花盛开成园林，阳光如此灿烂的时候，谁也没想到突然会有阴霾出现。包括拿督林庆金自己。

名利在握，腰缠万贯的拿督林庆金，于1982年8月1日，购下星报日报和星洲日报的大部分股权，并出任这两家华文日报的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过后不久，“一不做，二不休。”拿督林庆金提到这件往事，还是能够微笑。他又购买了英文亦果西报。

这是大马报界历史上的一个空前记录，一个华裔商人独资拥有三份报纸。

然而，也因为收购两份华文日报和一份英文日报，拿督林庆金最后却付出了极高的惨痛代价。

当时拿督林庆金的这一购报举动，许多人纷纷觉得奇怪，为什么识字不多的拿督林庆金会对文化事业突然产生兴趣？

有人因此嘲笑他不过是在附庸风雅，志在求名、然而，附庸风雅的方法很多，林庆金不需要花那么一大笔的资金，来提升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吧？

真正的事实、说出来非常简单。拿督林庆金说：“当我的会计师兼投资顾问介绍我买这两份华文报的时候，他告诉我一定有利可图。”做为一个商人，无可厚非的，他的商业目的当然是赚钱。有经济效益的事业，他都有兴趣。况且拿督林庆金虽然读书不多，学问不高，但是，一向来，他都非常尊重文化人。对他来说，办报，这是一份文化事业。而且首相马哈迪医生对他说过：“希望大马的报纸，能够由大马人自己拥有。”

在地产上无意中赚了一大笔钱的拿督林庆金，他的想法很单纯：要是能够从中获利，又可以由大马国民拥有自己国家的华文报纸，（因为在这之前，星洲口报和星槟日报的老板都是新加坡人）并且可让这两份报纸得以发扬光大。维护我国的华文文化事业，这何只是两全其美的事呢？

可惜身为五十间多元化公司的总裁和董事的拿督林庆金，对于做其他生意的方法应该是了如指掌，不过，到底应该如何经营文化事业，他却完全没有经验。

名为报馆的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事实上拿督林庆金对报馆的业务，却很少插手，他完全信任报馆里的主管，收购后仍然将一切有关报馆的事务皆交由报馆里的高级职员处理。拿督林庆金的“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等于是挂个名而已。

这一方面也是因为识字不多的拿督林庆金非常尊敬也非常信任文化人。他一心认为，他们既是知书识理有文化修养的人，肯定会为文化事业尽心尽力，也肯定将会把报馆管理得妥当稳妥。

不过，到后来他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所有的美好想像和真正的现实的距离永远相差太大。

“每天只有出钱，完全没有收益。”

等到发现这个事实以后，拿督林庆金这下子才猛然醒觉，他收购的是一间每天来向他要钱的公司，根本

没有收益。星报日报在转手于拿督林庆金之后，在短期内，两个职工会（NUJ和NUNW）宣告成立。在前任董事经理管理之下，长期以来都“会禁森严”，一朝易主，就突破了。接下来，为了提高员工士气，工资大幅度调高，人员也因为精密分工而以倍数增加。还向银行贷款购置最新的高速卷筒彩色印报纸。拿督林庆金以为，星报日报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不但可以稳固在檳城的地盘，还可以“冲出去”向全国发行。世事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士气”不但提不起来，“死气”却是接踵而来。每日“有出无进”，天天大量“出血”，还要面对员工“改善待遇”的不断要求。

拿督林庆金百思不得其解。“星报日报不是很赚钱的吗？”审核师的回答是：“三，四十年的坏账不撇数，光是客户积欠的广告费已经有好几百万元，账目上怎么会不赚钱？”“那么，他们怎么可以一直经营下来？”拿督林庆金还是不明白。“拿督，你的经营成本已经提高七，八倍，难道你不知道吗？”审核师回答。这时候，拿督林庆金才如梦初醒。

报馆的主管先是大力招聘员工，从原本的两百多个旧有员工，增加到大约四百人，然后要求员工薪水得全部提升。薪水暴涨过后，接着就筹备成立职工会，职工

会一组织成功，就不理会报纸是赚钱或亏蚀，职工会不停地向领导层争取，要馆方继续加强扩大职员的各种福利。本来加强员工的福利是应该的，然而，处于光是不断地付出金钱而完全没有分毫的收益的情况下，开销越来越大，支出越来越多，像一粒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

和报馆的管理层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早期的融洽关系逐渐变质，以致演变成后来“水火不相容”的僵局，劳资合作的基础荡然无存。

拿督林庆金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无底洞里。在收支不能平衡的情况之下，恁谁也无法继续再将报馆的业务支撑下去。

拿督林庆金的财务运转陷入困境，报馆的严重亏损，他已支撑乏力。每个月甚至要拿出手上的朱古力产品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票一叠叠的在市场上抛售，换取现金来发放报馆员工的工资。而报馆的办公室里已贴满标语，最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张标语是：“没有钱当什么老板？”“我这一世人赚的钱，全部投在报纸上去了。”拿督林庆金略带苦笑地说。

这其中，他更大的伤心是：“信任的人让你不能信任。”

资金短缺越趋严重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报馆倒闭，拿督林庆金代表星宾日报向马来亚银行贷款，他存着能够挽救星宾日报的希望而签下贷款合约。

只不过，他满怀的希望最终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结果。这同时，他决定聘请世界五大之一的管理咨询公司进行改组其中一家报馆。“没想到国际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在取得报馆的内部资料以后，却摇身一变成为代表债权银行的接管人。”拿督林庆金说。

“如果不是因为在法律上已失时效，今天我肯定会控告这家管理咨询公司，令它举世闻名。”时至今日，他手上还握着对方签署的合约，只能怪责自己委托错人。在拿督林庆金无法偿还这一笔高达两百余万元款项的债务之下，星宾日报终于在1986年9月23日被马来亚银行接管，并于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9月29日，星宾日报被迫停刊。

星宾日报虽然已经宣告停刊，但这并不表示借贷事件因此结束。接着，马来亚银行向身为星宾日报的代

表，当时去签署贷款合约作为担保人的拿督林庆金追债。

自此开始，拿督林庆金就没有平静的日子过了，他陷进一个又一个诉讼案里，官司连连。

1988年6月20日，身为拿督的槟城富商林庆金，因为没有能力摊还债主马来亚银行一笔一百五十四万四千元加利息款项，被高庭法官拿督莫哈末再汀于槟城法院，判人穷籍。

这真是拿督林庆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实。曾经一度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在事业名气都处在顺利如意的高峰期时，却倏地遭逢到破产报穷的恶运。

对于这份宣判，拿督林庆金当然不服气，于是，他毫不妥协地提出上诉。

结果在1989年4月24日，拿督林庆金上诉得直，获得以法官丹斯里阿兹米为首的最高法院，另外两位法官是拿督哈仑和拿督阿日星，判拿督林庆金脱离穷籍。

拿督林庆金的上诉书中列出的理由包括：槟城高

庭法官在宣判拿督林庆金人穷籍时，并没有考虑到一些能够证明拿督林庆金有偿还能力的证据，以及在未拥有足够理由下，发出报穷令，在法律上犯了错误。马来亚银行发出的报穷通知书在债务问题上含糊不清，具误导性，而且完全不准确，加上法官也没有考虑到拿督林庆金所提呈的偿还计划遭受拒绝的理由等等。

代表拿督林庆金的律师黄德和指出，槟城高庭法官裁定1986年11月20日发出的报穷通知书是有效和正确的，然而因上述理由，因此该份报穷通知书在法律和事实上却是错误的。最高法院主审三司最后同意有关报穷通知书确实不够明确，因此宣判取消拿督林庆金所面对的报穷令。

不过，马来亚银行可以重新提出申请。

这就意味着，槟城高庭在1988年6月20日宣判拿督林庆金破产的谕令是无效的。

撤销了穷籍的拿督林庆金并没有成功地摆脱笼罩在他头上的恶运。两个月后，也就是1989年8月30日，马来亚银行通过杜丽芳律师，再度入禀槟城州高庭，要求宣判前星报董事主席拿督林庆金人穷籍。

结果，原本已经脱离穷籍的拿督林庆金于1992年1月27日，虽然没有出庭，但是槟城第三高庭司法专员拿督阿都哈密批准马来亚银行代表律师杜丽芳的申请，于是，拿督林庆金因无法偿还，他代表星槟日报向马来亚银行借贷的款项，包括利息达两百六十余万元的债务，再次被判人穷籍。

不过，拿督林庆金的代表律师黄德和针对此项裁决，并且基于拿督林庆金又另有两宗案件在高庭待审，而向法庭提出暂缓执行的要求，获得司法专员拿督阿都哈密的批准。

官司缠身的拿督林庆金，1994年，有十名债权人向他追债，其中包括最大的债权人Utama Wardley Berhad（砂劳越银行）、华侨银行、香港嘉华银行、马来亚银行、合众银行、亚洲国际商业银行、马婆信贷有限公司、拖拉机有限公司，马联银行等，总负债额超过三千余万元。拿督林庆金通过一间Elite控股有限公司，希望偿还十巴仙欠债的条件，争取脱离穷籍。

然而，其中有三家公司以书面通知不接受这项献议。由于他们的反对，高庭主簿官惹斯里于内庭驳回拿督林庆金脱离穷籍的申请。

拿督林庆金判人穷籍后，被波及的公司包括星报、林庆金有限公司、星系报业有限公司、北海产品及工业有限公司、巴都丁宜花园有限公司、City & Country 发展有限公司、林种植有限公司、亦果报社有限公司、朱古力产品有限公司、Paperson有限公司、林庆金控股有限公司、Sim Swee Bee有限公司等。拿督林庆金曾经担任上述这些公司的董事，并拥有股权，不过，当他被判人穷籍后，他已经辞掉这些公司的董事职位。

为了要挽救文化事业，拿督林庆金投入报业，却被拖累得连名誉也蒙受惨重的损失，这真是拿督林庆金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从名利双收，到名利双无。正如从天上到地下那么遥远的距离。不过，拿督林庆金却说不后悔。“这一生做过的事都不言悔，因为‘后悔无益’。”

为了办报纸，他付出的代价惨痛无比，然而，当时报界流传他买下两家华文报，根本“不用钱”，因为他是向银行贷款，而且是超额贷款。他说，说这种话的人，完全低估了银行的专业管理，而且向银行贷款的每一分，他都必需承担还款责任。他后来被银行起诉至判人穷籍，就是很好的证明。

不过，他终于明白胡文虎家族为什么会放弃这两家报馆的真正原因，他觉得胡家真的是“虎父无犬女”，能够选择最适当的时候脱身。而他同时也对所谓的“投资顾问”尽失信心，今天提起“投资顾问”的时候，他除了冷笑，还是冷笑！

是的，五十间公司，却在一夜之间被一间星报日报连累得报穷。做生意的人，报穷等于是信誉破产，生意一眨眼便都倒光了。

“做了决定、就不要后悔。”拿督林庆金坚强地说：“经营报纸，千万元现款不见，被判入穷籍，是自己判断失策，也不哀怨谁人。”

虽然因此而落入穷籍，拿督林庆金也坦然接受。一开始的时候，他当然也有过不甘愿的想法，原本自由自在的人，突然变成诸多限制。

“身上不可拥有超过十元，而且很多事包括行动都受到约制，连护照也被没收，不可出国。”然而，当拿督林庆金领悟到这是没法改变的现实的时候，他不再怨天由人，毅然面对。

“报穷，不可怕，况且还可以从中学习很多东西。”

拿督林庆金不愧为豪迈的汉子：“对我来说，人生中的这一段遭遇，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经验。”

在收购报纸后，我国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曾经接见他。和首相的一番谈话，令拿督林庆金对首相钦佩不已。

“我国国民很有福气，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是一个非常具有远见，有胆识而且聪明绝顶的首相。他为人不但亲切友善，而且一心一意为国为民，他对国家所做的一切，是希望民族和谐，国家富强。”

经过这一次的面谈，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从此成为拿督林庆金的偶像。

当拿督林庆金决定买下星洲日报后，也曾到英国去和胡文虎的孙女见面，胡的孙女婿是爱尔兰驻英国大使。拿督林庆金因此有机缘到联合国总部参观。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

拿督林庆金笑说：“我连ABC也不会看，要进厕所连那一间是男厕所也不懂，却有机会参观联合国总部。”

也是因为从事报业，拿督林庆金曾经到加拿大去购买纸张，并参观了加拿大的树林和纸厂，见识了加拿大的环保计划，增广见闻和添加知识是拿督林庆金最高兴的事。

“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也是我所珍惜的人生经验。”

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换来的是一些与众不同的经验。拿督林庆金说：“值得的。”

报穷以后，拿督林庆金所获得的人生经验更丰富多姿。

“很多人以前见到我，远远就要来与我握手言欢，当我报穷以后，朋友近近地看见我，也赶快躲得远远的，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穷人了。”

本来许多时常和拿督林庆金吃饭的朋友，几乎大都

不见了。而朋友的退避三合并没有让他伤心。他反而高兴：“因为到了现在，我才了解谁是真正的朋友。”

就像人们手上拎着一个硬币，所有的事情都有正反两面，原来入了穷籍对拿督林庆金来说，并非像外边的人所看见的那样“可怜”。

“精神负担没有了，早上睡醒不必再像之前的日子，烦恼良多。有债权人来信追债要求还钱，我将这信寄去报穷局，由他们处理。”

“报穷局回信说，此事已经在报纸上公开，当时没来登记要此人还这笔债务，如今时效日期已经过了，不必再还钱。”

有名有利的日子，每天晚上都有饭局，不是请人吃饭，就是人家请吃饭。拿督林庆金认为入穷籍的好处是，每天都有时间在家里吃饭。

“经此一役，反而看透了名利。”拿督林庆金说：“真的，名呀利呀，全都是身外之物。”

这一场普通人无法接受的人生片段，也让拿督林庆

金顿时彻悟人生的无常：“不管有多好，随时可以变成不好。”并且也使他的奋斗意志更为坚毅：“不管有多坏，不要逃避，面对它，想法子克服困难，最终肯定可以挨过去的。”

“不要把好或者不好，都推诿给上帝给天公，自己的事自己负责。”拿督林庆金是一株踩不倒压不扁的草。

英国作家歌尔德斯密斯说：“人生之光荣，不在于永远不失败，而在于屡扑屡起。”这是拿督林庆金认同的观点。

“每一个经历，都是一个人生的考验。”通过每一个不同的考验，成就了今天再度脱离穷籍后，重新开始他的生意的拿督林庆金。



十一、重出江湖

纪德说：“人只有鼓起勇气，告别海岸，才能发现新的海洋。”这句充满着哲理的话，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拿督林庆金的“起死回生”。

被判入穷籍，宣布破产，对一些人来说，世界从此是一片黑暗，前途再也没有光明可言。然而一个存有正面思想的人，无论碰上任何大小事，好坏事，他都朝着积极的向上的那一面去思考，拿督林庆金正是如此。

“我是一个跌倒在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手上还要顺带抓一把沙的人。”有着不甘认输的根性的他反而觉得，判入穷籍宣告破产，同样也让他有所收获。

“因为入穷籍，所以我知道，原来全世界有很多有钱人都报过穷。在美国，被判入穷籍，六个月后就得以恢复；在英国比较久，需要去申请，才有机会脱离穷籍。”这些都是拿督林庆金在报穷以后才获得的知识。

俗语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拿督林庆金往往将自身所受到的艰难折磨都当成增进知识的根源，他从来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或自暴自弃。

“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所以觉得到处都有知识。”无论处于什么境地，不管在那里，拿督林庆金都在不断地增进自己的知识，而且大部分是从实际的经历中体会而得来的。所谓“剑虽利，不砺不断，材虽美，不学不高。”说的正是如此。

“要是我从来没有报过穷，没有被宣判过破产，那么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我就不会知道。现在我比别人多了一个人生经验，也多了一些知识。很好呀。”拿督林庆金对自己曾经报过穷的这回事，早就已经可以坦然处之了。

曾经是英殖民地的我国，法律跟英国的大同小异。因此，拿督林庆金经过一番咨询和调查，因而了解，如果他希望脱离穷籍，就得去向报穷局申请。

生命有限，拿督林庆金试图要在有限中寻找无限。自强不息的他，不愿意自己所知所学所得因为报穷而从此受到各种阻挠，无法发挥，更不想因此而灰心丧气。

法国的伏尔泰曾经说过：“人生布满了荆棘，我所晓得的唯一办法是从那些荆棘上面迅速地踏过。我们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想得越多，它们对于我们的伤害能

力越大。”

是的，这些年来种种阅历和经验，令拿督林庆金最后终于明了，只有想法子超越过他面对的不幸厄运，他才能够迅速地远离不幸带来的伤害。

报穷司是个印度人，“非常好的人，很善良。”拿督林庆金下了这样的评语。

当他看见拿督林庆金来找他，居然关心地问拿督林庆金说：“报穷以后，你日子怎么过？”

其实，拿督林庆金虽然已经入了穷籍，但是，他的生活依然不成问题：“一个孩子来探我，给我五百，另一个孩子来，又给我一千。我没有工作收入，但是，我却有孩子的孝心收入。”拿督林庆金有十一个孩子，他所获得的这份孝心收入比普通人工作一个月的薪水还要高出数倍。

不过，拿督林庆金虽然不再像从前一样贫困穷苦，但是他的生活一向来都非常俭朴。老父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对于父亲早年的身教和言训：“生活不要奢侈，每天的日子都要朴素节俭”，拿督林庆金一育没能忘

记，就算是身为五十间公司董事的大富豪时代，他也一直都遵守奉行父亲留下的遗训：“勤工作，俭花钱”。

“我没地方花钱，都不晓得钱要花在那里？”生活简单的拿督林庆金回答道：“每天都只是在家里吃饭，日子怎么会过不下去呢？”

对于平时的衣吃住行，拿督林庆金从来都没有特别要求，他既不讲究也不挑剔，经过这些年的沧桑岁月，尝受过各种社会上的人情冷暖，什么面了、气派他都不放心上。

“看我，住小房子，用老车，吃的是普通食物，穿的，也就是那样简单的衣服。”拿督林庆金微笑地说。

“什么没吃过？什么没看过呢？”是的，咤叱风云的那几十年间，拿督林庆金获得了许多别人没有的经验，当然也包括生活上的许多豪华奢侈的享受。

人生事实上就像一个圆圈，开始追求的，渴望获得的是自己不曾拥有的，没有见过的，然而当期盼的东西真正掌握在手上时，才发现一切也不过如是。

历经岁月的洗练后，拿督林庆金才发现：人生真正的追求，应该是一份信念。

正如美国著名的将军麦克阿特说的：“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活了若干岁月而变老。只有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才会使人变老。岁月可以使人的皮肤起皱纹，但是放弃兴趣却会使灵魂起皱纹。”

这就是拿督林庆金愿意积极去寻求脱离穷籍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人生的追寻单单只是求生活过得舒服，拿督林庆金不必在已经六十岁以后，继续自找麻烦。

最重要的是，年龄渐长并不能阻止拿督林庆金喜爱工作的心。也许他相信着某个不知名的哲学家说过的：“工作是医治人间一切疾病和厄运的万应良药。”假如要拿督林庆金天天在家无聊地吃着闲饭，镇日无所事事，茶来张口，饭来伸手，他反而觉得不习惯。闲适悠逸令他成天混身不自在，他觉得“这样懒散的生活，才叫做辛苦的日子”。

倘若拿督林庆金不想再过每天只吃饭不做事的日

子，他还想要重新继续做生意，他就得向报穷局申请脱离穷籍。

拿督林庆金不愿意陷入每天消极地回忆过去的日子。因为往昔既然已经成为过往，就是一去不再复返的。他要把握现在，而且还要充满信心去迎接未知甚至是艰巨的每一个明天。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击败。”撰写出名著《老人与海》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的话，正好适合用来形容拿督林庆金。

认真慎重地想来想去，他觉得要是他不再继续工作下去，他的人生等于是“半途而废”。深植在他体内的那一股患难进取的雄心斗志不断地升涌上来，激励他，推动他。

拿督林庆金决定重出江湖。

两次落人穷籍，就像把他逼到人生路上的最角落最边缘之处，倔强的拿督林庆金却没有因此而沮丧或放弃。当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也不轻易向命运屈服，益发勇猛精进的他要再想办法，如何排除万难？他要勇往直

前，另外再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向来受到拿督林庆金钦佩的槟州前任首席部长在他判入穷籍后，时常安慰他：“别把判入穷籍的事情紧紧搁放在心上，做生意的人，不免有起有落，有的商人还曾经报穷过六次呢。”

就如古希腊的伊索说的：“灾难能证明友人的真实。”当年名利在握时，拿督林庆金的许多朋友都认识他，遭逢逆境时，拿督林庆金就认识了谁是他的真朋友。听到前任首长的安慰，他非常明白前任首长是不要他为此事而耿耿于怀。

然而，拿督林庆金不是一个如此容易被困难打败的人。

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事，都需要有勇气。纵然岁月不居，但是，无论年纪多大，做人，重要的是一颗上进心，还有坚强的意志力。

现实生活中的不幸、挫败，不会将意志坚强的人打倒。一个人只要有不屈不挠的决心，自强不息，就是拥有一份无价之宝，他就永远不会被无情的现实击败。

七十多岁才终于成功脱离穷籍的拿督林庆金，依然坚强刚毅，他自信满满地说：“在我的思想里，是没有失败这两个字的。”

即使陷在最恶劣的境地中，他也能够悠游自如，把逆境当成一块阻碍前进的绊脚石，轻而易举地将它转化为成功的垫脚石。

摆脱穷籍，解除了他的一些精神压力，还有生活上的某些不方便的地方。比如判入穷籍后，国际护照被没收，因此他再也不能够自由出国，除非有重要的事，但还得去申请准证，缴付押底金，而且当局并要他报告出国的理由，然后不一定会批准。

不准做生意时，反而突显出自由从商的可贵。拿督林庆金更加想争取。这和一个人的人生越是充满苦恼，生命就因而显得格外珍贵是同样的。

“没关系。”拿督林庆金对自己大起大落的遭遇看得很开：“花了不少钱，确实是，不过，我买到了其他人所没有的宝贵经验；还有，因为报穷，因为破产，虚情假意的朋友都纷纷走光了，留下来的，全是真心相待的友人，这岂便是最佳收获了吗？”

猪朋狗友，酒肉朋友，都远离了。拿督林庆金生活反而回归正常。

走过风霜岁月，终于明了《战国策》里的句子“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确是没错。古代今时，人心都一样。雪中送炭者少见，锦上添花这回事则四处皆是。

至今依旧充满斗志的拿督林庆金说：“只要能够挨过痛苦，那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

这是一句在人生路上遭受过人情冷暖、高低起落的人，生活里的种种经验所给予他的领悟。

对于自己重新再投入商界，拿督林庆金依然选择当年他开辟林庆金企业王国的沙石建材生意。

“这是当年办报获得的启示，不熟悉的生意不要去，从事自己最熟悉的，如鱼得水，生意永远不会倒闭。”

今天的拿督林庆金，做生意为的是满足自己，也是他最大的兴趣和乐趣，所以他每天都非常快乐。

“做人就要工作。”他认为一个人要有工作，人生才有价值。

每天早上他清晨六点出门，到自己的沙石场去巡视，事实上是顺便做运动。

“爬山是很好的运动。”七十多岁的老人，脚步矫健有力。是多年来没有放弃运动的好处。

运动过后，放心去吃早餐。拿督林庆金虽然早年应酬多，几乎所有的山珍海味都吃过了，但他对吃一直不挑剔也不苛求。

“我是随便什么都可以吃的人。”

他不选吃。不像有些人对吃非常讲究，甚至规定每餐非要吃这道菜那种鱼等，或者要特地跑到这里那里去吃什么什么著名的食物。

“吃是非常简单的事。”对他来说，挑吃真不可思议。“能吃饱也就可以了。”

拿督林庆金平时不喝咖啡，不过，他说：“去到别

人家，要是主人泡咖啡出来，我也喝的。”

所以，每天的午餐很清淡。多数是白粥和青菜，有鱼也可以。“这样就很好了。”

并非如外人想像的，餐餐大鱼大肉，或是非好菜好鱼不可。

他不太吃辣椒，但是，有人请客如以咖哩款待他，他也不会向主人抗议，照样把辣椒和咖哩吃下去。

“不过是吃而已。”经历过人生的大风大浪的拿督林庆金，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化：“何必过于苛求挑剔，为难别人？”

“什么没吃过呢？”拿督林庆金非常享受这数年来反朴归真的饮食习惯和生活。

从前他曾经很喜欢吃肉骨茶，视为美味食品，几乎时常当成正餐来吃。后来，为了身体的健康，只好接受医生的劝告。而且年纪愈大，肠胃随着年龄变化，油腻食物对身体毫无益处，他就渐渐少吃。

由于每天起得早，午餐过后通常是他的小憩时间。午后起来，到办公室听听当天的业务和看看员工们的工作进度。晚上观赏一两个小时的电视节目，九点以前，一定上床休息。

这就是拿督林庆金的一天。

生活对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已经转化成为非常简单的事。再也没有其他不必要的应酬。时间对他格外珍贵，他不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谓的应酬上。

而且这个时候的拿督林庆金，名利对他已经是过眼的云烟，他既不求名也不在乎利。

“我已经快八十岁了，每天早上睡醒，都感觉自己真幸运，又拾到多一天，这是多么好的花红日子！”拿督林庆金一副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的表情：“况且，我年轻时候想要做的事，都做了，都做到了，我觉得很满意，很满足。”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拿督林庆金说：“人有三种，一种是学问好，聪明伶俐，一种是家有恒产，有资本有后台，另一种是什么也没有，但是拥有奋斗精神，又有

机会。我就是最后的一种。”

有人怨叹自己一生没碰到好机会，却不知道，有一些机会是得自己去创造出来的。

关于学问，连小学的基本学历也没有的拿督林庆金，一直保持着终生学习的好习惯。

“虽然不认识字，但没有关系，要求知识，向生活中求。”他自己是最好的成功例子。

家中长期订阅数份报纸和杂志，慢慢地自一个字一个字到一个短句再一个长句地，从不明白到明白，学习阅读。单是这份求知精神和毅力，已经让人敬佩。

由于拿督林庆金早年失去受正统教育的机会，识字不多的他，为求上进，得自己辛苦学习。所以当他看到坐落在直落巴巷，属于他的园地里有间育华小学，学校校舍破旧低矮时，他想到那些小学生在如此残旧的破校舍里上课，心有所触，情不自禁捐了一笔款项将学校校舍重新装修过。

“原是锌板的屋顶，中午时间非常炎热，影响学生

的上课情绪。”拿督林庆金越想越心疼。

育华小学经过三次的搬迁和装修。每一次搬迁，都离大路更贴近些，方便学生走进来上课。

“本来只有几十个学生，现在有学生两百多名。”拿督林庆金说。

“那边的学生，家庭环境穷困，大多是渔民的孩子。”拿督林庆金提到这学校，就非常感慨。“要是学校校舍及基本设备没有好好的建设，倒了去，这些学生要下市区去念书，每天要换两趟公车，非常辛苦麻烦，而且费用增加，家庭无法负担的话，孩子们就失去求学的机会了。”

当年他自己就是因为学校距离远，因为家境贫穷而连小学课程也没能完成。这是他一生中的遗憾吧。

“学生没钱买簿子买作业，我就拿笔钱出来，当成乐捐。”拿督林庆金对教育捐款非常慷慨。

“如今的育华小学是间砖建的学校，共有两层楼，一层是教室，一层是礼堂。”拿督林庆金介绍时，顺便

说了一声：“礼堂就名‘庆金堂’。”

“现在政府在实施宏愿学校。”拿督林庆金微笑说：“这间育华小学，早就是宏愿学校了。”

因为它的学生不分种族，华巫印三大民族的孩子都在同一教室里上课。大家相处得非常和谐愉快。

“已经好多年了。”拿督林庆金说：“学生都住在附近，家长由于交通上的便利，无论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都将孩子送进来求学。”

拿督林庆金在育华小学当过多年的董事长，一直到他被判入穷籍为止。

拿督林庆金的发迹被人誉为传奇，一是因为他念书不多，二是他没有后台也没有人提供资本，虽然家无恒产。却能白手起家。

家里没有恒产，不过，拿督林庆金深深了解大富由天，小富由俭的道理。

“赚到钱，不可胡乱花用。要节省，要积蓄，只有

准备好本钱，机会一旦来临时，随时水到渠成。”

节俭是他的好习惯，一生不改变。

而他的成功和他懂得感恩也许有很大的关系。

拿督林庆金对帮忙他的朋友心怀感恩：“我这一生非常幸运，一直遇到好人。”而且，他不但非常尊重知识份子，也重视他工场里的工人。

“我自己也是工人出身。”他不讳言。“况且是工人帮我赚钱，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我怎么会有钱？他们才是我的财神爷，我应当对他们更好。”

年轻时代，几乎每一年除夕，拿督林庆金都和工人一起渡过。他购买了许多食品，到工地去找工人，大家一起在工场里煮晚餐，年轻老板林庆金，他的团年饭是和工人一起吃的。“我感谢工人帮我赚钱，而且大家共吃一锅饭，那种感觉很好，很温馨。”

尊重工人，赢得工人的尊重。所以他办公室里为数个工人，虽然已经退休，却依然时常来探访他，他们的关系，既是工人和老板也是好朋友。

“我还有什么要求呢？”拿督林庆金摊摊手：“一切都很好了。有朋友，有工作。从前在那么差的条件下，没有特别的技术，我都可活下来，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我还要苛求什么？”

下班以后，有时候，他的亲友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搓友情麻将，他从来不参加：“我不喜欢赌博。”

讲到赌博，拿督林庆金非常清醒：“十赌九输。这是一定的，我的精神我的头脑要用来思考我的工作。”

他非常满足：“人不是因为吃而做工，是为了实现理想。”这一点他也做到了。

“一生无憾。”拿督林庆金说。













朵拉简介

- 原名林月丝
- 出生于槟城
- 专业作家、画家。
- 祖籍福建惠安。
- 在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出版个人集共36本。
- 曾受邀为大马多家报纸杂志及美国纽约《世界日报》、台湾《人间福报》、昆明《春城晚报》撰写副刊专栏
- 曾任大马棕榈出版社社长
- 《蕉风》文学双月刊执行编辑（1991至1997）
- 《清流》文学双月刊执行编辑
- 曾获读者票选为国内十大最受欢迎作家之一
- 文学作品译成日文，马来文等。
- 小说《行人道上的镜子和鸟》被译成日文，并在英国拍成电影短片，于日本首映。
- 多篇小說被改为广播剧在大马及新加坡电台播出。
- 散文及小说作品被收入中国多家大学、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分校、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大学及中学教材。
- 台湾世新电台自2009年10月开始选定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为定期广播[大马最爱听]节目。
- 其他合集共100多本，于中国、台湾、澳洲、香港、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大马等地出版。
- 曾获国内外大小文学奖共36个。
- 现为大马《中国报》《檀香报》副刊专栏作者。
- 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副秘书长
-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
- 环球作家编委
- 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会员
- 2009年印尼棉兰首届苏北文学节顾问
- 80年代投入水墨画创作，2000年开始油画创作，2008年受邀参与大马沙然国际艺术创作营及画展，至今于国内外，包括中国、台湾、澳门、印尼棉兰等地个展及联展超过40次。
- 作品收藏：美国、澳洲、加拿大、中国、台湾、菲律宾、泰国、印尼以及大马等。
- 2008年中国河南第四届《亚洲新意美术交流展》暨《亚洲美术学术论坛》高级艺术顾问
- 2008年大马沙然国际艺术创作营顾问。
- 多次应邀参加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研讨会。
- 多次应邀到我国及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尼、汶莱等大专院校及社团组织演讲。
- 浮罗山背艺术协会主席

所有南来的惠安人，大都是靠同乡或亲戚彼此介绍，南来后为了互相帮助有所照应，皆尽量想办法聚居在一起，因此就有了估俚间这种给无依无靠的单身劳工暂时居住的集体宿舍。

古人说过：“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确实是出门人的深刻体会。孤伶伶一个人，到了南洋异乡，倘若没有亲戚朋友帮忙援助，又找不到居住的地方，心里何只是恐惧和忧虑？幸好只要有相识的人，或是乡亲的介绍，就可以暂时免费在估俚间搭住。



ISBN 978-967-10259-4-9



9 789671 025949

RM 20.00